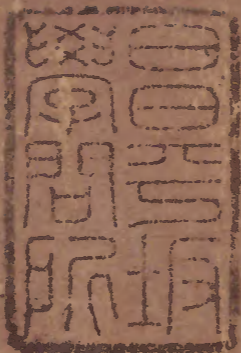


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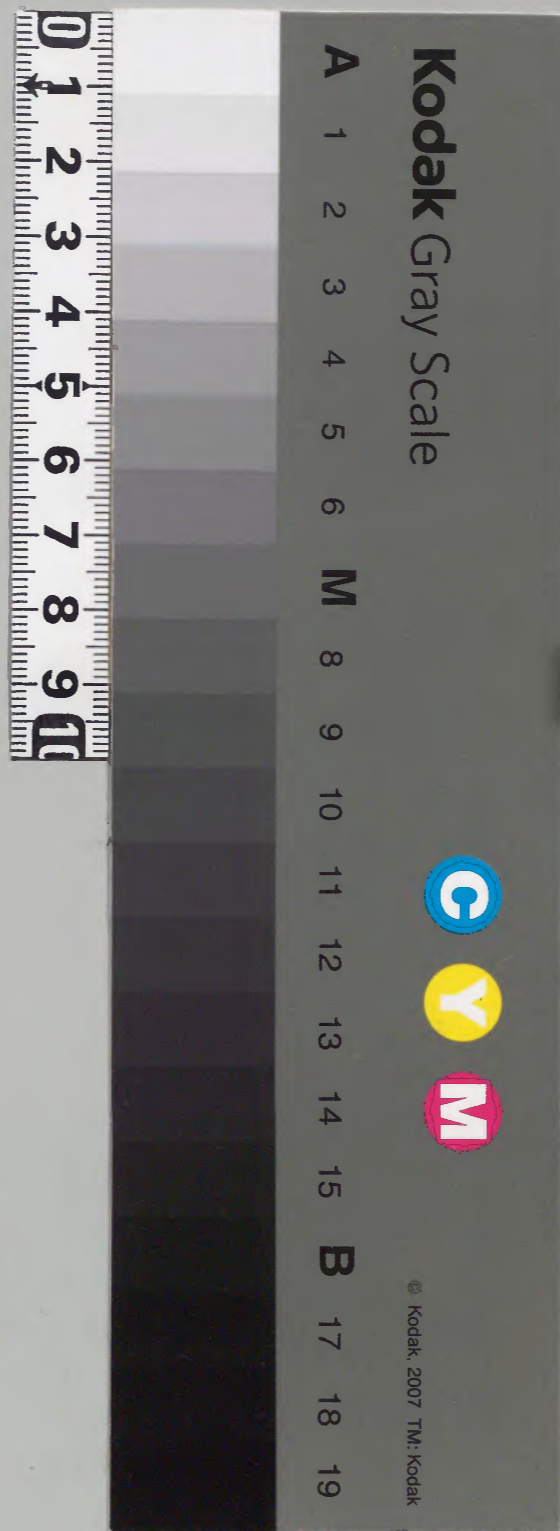
三十六之四十一



			九	漢書門
		四	〇	
二	一	三	〇	
〇	〇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五	〇	漢書
		二	〇	
函	冊	〇	〇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50
冊數	20 (12)
函號	280 71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列傳第一

隋書

特進臣魏

後漢書文庫

后妃

夫陰陽肇分，乾坤定位，君臣之道，斯於夫婦之義存焉。陰陽和則，裁成萬物，家道正則，化行天下。由近及遠，自家刑國，配天作合，不亦大乎？興亡繫繫，不亦重乎？是以先王慎之，正其本而嚴其防，後之繼體，靡克不脩，甘心柔曼之容，罔念幽閑之操，成敗攸屬，安危斯在。故皇英降而虞道隆，任姒歸而姬宗盛，妹妲致夏，妹褒之釁，褒趙結周，漢之禍，妾歷晉宋，寔繁有徒，皆位以寵，升樂非德，進恣行，淫僻莫顧。

禮儀為臬為鵠敗不旋踵後之仇儻宸極正位居中罕蹈
平易之塗多導覆車之轍睢鳩之德千載寂寥北難之晨
殊邦接響窈窕淑女靡有求於燕燕銜銜環珮鮮克嗣於
徽音永念前脩歎深彤管覽載藉於既往考行事於當時
存亡得失之機蓋亦多矣故述皇后列傳所以垂戒將來
然妃后之制夏殷以前略矣周公定禮內職始備列焉秦
漢以下代有沿革品秩差次前中載之詳矣齊梁以降歷
魏暨周廢置益損參差不一周宣兩位不率典章衣褱翟
稱中宮者凡有五夫人以下略無死數高祖思革前弊大
矯其違唯皇后正位傍無私寵婦官稱號未詳備焉開皇

二年著內宮之式略依周禮省減其數嬪三貞掌教四德
視正三品世婦九貞掌賓客六祀視正五品女御三十八
貞掌女工絲枲視正七品又採漢晉舊儀置六尚六司六
典遞相統攝以掌宮掖之政曰尚宮掌導引皇后及閨
閣廩賜管司令三人掌圖籍式糾察宣奏典琮三人掌
琮爾璽器琬二曰尚儀掌禮儀教學管司樂三人掌音律之
事典贊三人掌導引內外命婦朝見三曰尚服掌服章寶
藏管司飾三人掌簪珥花器典櫛三人掌巾櫛膏沐四曰
尚食掌進膳先嘗是管司鑿二人掌方藥卜筮典器三人掌
鑄彝器皿五曰尚寢掌帷帳牀褥管司筵三人掌鋪設灑

掃典執三人掌_三羽傘燈燭六曰尚工掌營造百役管司製
三人掌衣服裁縫典會三人掌財帛出入六尚各三負視
從九品六司視勳品六典視流外二品初文獻皇后功參
歷試外預朝政內擅宮闈懷嫉妬之心虛嬪妾之位不設
三妃防其上逼自嬪以下置六十負加又抑損服章降其
品秩至文獻册後始置貝人二負增嬪至九負世婦二十
七負御女八十一負_三八等闈掌宮闈之務六尚已下皆
分隸焉煬帝時后妃嬪御無_一釐婦職唯端容麗飾陪從醜
遊而已帝又_一然詳典故自製嘉名著之於令貴妃淑妃德
妃是為三夫人品正第一順儀順容順華脩儀脩容脩

充儀充容充華是為九嬪品正第二婕妤一十二負品正
第三美人才人二十五負品正第四是為世婦寶林二十
四負品正第五御女二十四負品正第六采女三十七負
品正第七是為女御總一百二十以叙於宴寢又有承衣
刀人皆趨侍左右並無負數視六品已下時又增置女官
準尚書省以六局管二十四司一曰尚宮局管司言掌宣
傳奏啓司簿掌名錄計度司正掌格式推罰司闈掌門閤
管鑰二曰尚儀局管司籍掌經史教學紙筆几案司樂掌
音律司賓堂賓客司贊掌禮儀贊相導引三曰尚服局管
司璽掌琮璽符節司衣掌衣服司飾掌湯沐巾櫛翫弄司

仗掌仗衛戎器四曰尚食局管司膳掌膳羞司醢掌酒醴
醢醢司藥掌醫藥劑司饎掌廩餼柴炭五曰尚寢局管
司設掌牀席帷帳鋪設灑掃司典掌輿輦織扇執持羽儀
司苑掌園籞種植蔬菜瓜果司燈掌火燭六曰尚工局管
司製掌營造裁縫司寶掌金玉珠璣錢貨司綵掌繒帛司
織掌織染六尚二十二司員各二人唯司樂司膳員各四
人每司又置典及掌以貳其職六尚十人品從第五司二
十八人品從第六典二十八人品從第七掌二十八人品
從第九女使流外量局閑劇多者十人已下無定員數
事分職各有司焉

文獻獨孤皇后河內人司馬之馬河內公信之女也
信見高祖有奇表以之妻焉時年一四高祖與后相得
誓無異生之子后初亦柔順恭孝不失婦道后姊為周明
帝后長女為周宣帝后貴戚之盛莫與為比而后每謙卑
自守世以為賢及周宣帝崩高祖忌禁中摠百揆后使人
謂高祖曰大事已然騎獸之勢必不得下勉之高祖受禪
立為皇后突厥嘗與中國交市有明珠一篋價值八百萬
幽州摠管陰壽白后市之后曰非我所須也當令戎狄屢
寇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百寮聞而異賀
高祖甚寵憚之上每臨朝后輒舉一方輦而進至閣乃止

使宦官伺上政有所失隨則匡諫多所弘益候上退朝而
同及燕寢相顧欣然后早失二親常感慕見公卿有父
母者每為致禮焉有司奏以周禮曰王之妻命於王后憲
章在昔請後古制后曰以婦人與政或從此漸不可開其
源也不許后每謂諸公主曰周家公主類無婦德失禮於
舅姑離人骨肉此不順事爾等當識之大都督崔長仁
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當斬高祖以后之故欲免其罪后
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后異母弟陀以猫鬼
巫蠱呪詛於后坐當死后三日不食為之請命曰陀若言
實善民者妾不敢言今坐為妾身敢請其命陀於是死

一等后每與上言及政事往往立心合宮中稱為二聖后頗
仁愛每聞大理決囚未嘗不流涕然性无妬忌後宮莫敢
進御尉遲迴女孫有美色先在宮中上於仁壽宮見而悅
之因此得幸后伺上聽朝陰殺之上由是大怒單騎從苑
中而出不由徑路入山谷問二十里高頴楊素等追及
上扣馬苦諫上大息曰吾貴為天子而不得自由高頴曰
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上意解駐馬良久中夜方
始還宮后俟上於閣內及上至后流涕拜謝頴素等和解
之上置酒極歡后自此意頗異初后以高頴是父之家
客甚見親禮至是聞頴謂已娶一婦人因此銜恨又以頴

卷之二 隋書

夫人死其妾生男益不善之漸加譖毀上亦每事唯后言
是用后見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必勸上斥之時皇太子
多內寵妃元氏暴薨后意太子愛妾云云氏害之由是諷上
黜高嬪竟廢太子立晉王廣皆后之謀也仁壽二年八月
甲子月暈四重己巳太白犯軒轅其夜后崩於永安宮時
年五十葬於大陵其後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俱
有寵上頗惑之由是發疾及危篤謂侍者曰使皇后在吾
不及此云

宣華夫人陳氏陳宣帝之女也性聰慧姿貌無雙及陳滅
配掖庭後選入宮為嬪時獨孤皇后性妬後宮罕得進御

唯陳氏有寵晉王廣之在藩也陰有奪宗之計規為內助
每致禮焉進金蛇金駝等物以取媚於陳氏皇太子廢立
之際頗有力焉及文獻皇后崩進位為貴人專房擅寵主
斷內事六宮莫與為比及上大漸遺詔拜為宣華夫人初
上寢疾於仁壽宮也夫人與皇太子同侍疾平旦出更衣
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
問其故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上素曰畜生何足付大事
獨孤誠誤我意謂獻皇后也因呼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
郎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述曰勇也述巖出閣為
勅書訖示在僕射楊素素以其事曰太子太子遣張衡入

寢殿遂令夫人及後宮同侍疾。出就別室。俄聞上崩而未發喪也。夫人與諸後宮相顧曰：「事變矣！」皆色動股慄。晡後太子遣使者齎金合子。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之惶懼，以為鳩毒，不敢發。使者促之，於是乃發。見合中有同心結數枚，諸宮人咸悅，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却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大子烝焉。及煬帝嗣位之後，出居仙都宮，尋召入歲餘而終。時年二十九。帝深悼之，為製神復賦。

容華夫人蔡氏，丹陽人也。陳滅之後，以選入宮，為世婦。儀婉嫕，上甚悅之。以獻皇后，得進幸。及后崩，漸寵遇，拜為貴人。叅斷宮掖之務，與陳氏相亞。上寢疾加號容華夫人。上崩後，自請言事，亦為煬帝所烝。

煬帝蕭皇后，梁明帝歸之女也。江南風俗，二月生子者不舉。后以二月生，由是季父收而養之。未幾，父夫妻俱死，轉養舅氏張軻家。然軻甚貧，妻后躬親勞苦。煬帝為晉王時，高祖將為王選妃於梁，遍占諸女，諸女皆不吉。歸迎后，恐舅氏令使者占之，曰：「吉。」於是遂策為王妃。后性婉順，有智識，好學解屬文，頗知占候。高祖大善之，帝甚寵敬焉。及帝嗣位，詔曰：「朕祗承丕緒，憲章在昔，爰建長秋，用承饗薦。死蕭氏夙稟成訓，婦道克脩，宜正位軒闈，式弘柔教，可立。」

爲皇后帝每遊幸后未嘗不隨從時后見帝失德心知不
可不敢厝言因爲述志賦以自寄其詞曰承積善之餘慶
備筮幣於皇庭恐脩名之不立將負累於先靈迺夙夜而
匪懈實當懼於玄冥雖自彊而不息亮愚蒙之所滯思竭
節於天衢才追心而弗逮寔庸薄之多幸荷隆寵之嘉惠
賴天高而地厚屬王道之升平均二儀之覆載與日月而
齊明迺春生而夏長等品物而同榮願立志於恭儉私目
競於誠盈孰有念於知足苟無希於濫名惟至德之弘深
情不適於聲色感懷舊之餘恩求故劔於宸極叨不世之
殊盼謬非才而奉職何寵祿之踰分撫胃襟而未識雖沐

浴於恩光內慙惶而累息顧以躬之寡昧思今淑之良難
實不違於啓處將何情而自安若臨深而履薄心戰慄其
如寒夫居高而必危慮處滿而防溢知恣夸之非道乃攝
生於冲謐嗟寵辱之易驚尚無爲而抱一履謙光而守志
且願安乎容膝珠簾玉箔之奇金屋瑤臺之美雖時俗之
崇麗蓋吾人之所鄙愧締綌之不工豈絲竹之喧耳知道
德之可尊明善惡之由已蕩賢煩之俗慮乃伏膺於經史
綜箴誡以訓心觀女圖而作軌遵古賢之令範冀福祿之
能綏時循躬而三省覺今是而昨非嗤善老之損思信爲
善之可歸慕周妙之遺風美虞妃之聖則仰先哲之高才

賁至人之休德皆菲薄而難蹤心恬愉而去惑乃平生之
耿介實禮義之所遵雖生知之不敏庶積行以成仁懼達
夫之蓋寡謂何求而自陳誠素志之難寫同絕筆於獲麟
及帝幸江都臣下譏貳有宮人白后曰外聞人人欲反后
曰任汝奏之宮人言於帝帝大怒曰非所宜言遂斬之後
人復白后曰宿衛者往往偶語謀反后曰天下事一朝至
此勢已然無可救也何用言之徒令帝憂煩耳自是無復
言者及宇文氏之亂隨軍至聊城化及敗沒於竇建德突
厥處羅可汗遣使迎后於洛州建德不敢留遂入於虜庭
大唐貞觀四年破滅突厥乃以禮致之歸于京師

史臣曰二后帝未登庸早儷宸極恩隆好合始終不渝文
獻德異鳩鳩心非均一擅寵移嫡傾覆宗社惜哉非昌黎
難之長惟家之索高祖之不能敦睦九族抑有由矣蕭后
初歸藩邸有輔佐君子之心煬帝得不以道便謂人無忠
信父子之間尚懷猜阻夫婦之際其何有焉暨乎國破家
亡竄身無地飄流異域良足悲矣

列傳卷第二

隋書二十七

特進臣魏

徵

上

李穆子渾

穆兄子誥

詢弟崇

崇子敏

李穆字顯慶自云隴西成紀人漢騎都尉陵之後也陵沒
 匈奴子孫代居北狄其後隨魏南遷復歸汧隴祖斌以都
 督鎮高平因家焉父保早卒及穆貴贈司空穆風神警
 俊倜儻有奇節周太祖首建義旗穆便委質釋褐統軍承
 熙末奉迎魏武帝授都督封永平縣子邑三百戶又領鄉
 兵累以軍功進爵為伯從太祖擊齊師於三山太祖臨陣
 墮馬穆突圍而進以馬策擊太祖而晉之授以從騎濟三圍

俱出賊見其輕侮謂太祖非貴人遂緩之以故得免既而與穆相對泣顧謂左右曰成我事者其此人乎即令撫慰關中所至克定擢授武衛將軍儀同三司進封安武郡公增邑一千七百戶賜以鐵券恕其十死尋加開府領侍中初崑山之敗穆以驄馬授太祖太祖於是旣內驄馬盡以賜之封穆姊妹皆爲郡縣君宗從舅氏頒賜各有差繹大僕從于謹破江陵增邑千戶進位大將軍擊曲沔蠻破之授原州刺史拜嫡子博爲儀同三司穆以一兄賢遠並爲佐命功臣而子弟布列清顯穆深懼盈滿辭不受拜太祖不許俄遷雍州刺史兼小冢宰周元年增邑三千戶通前

三千七百戶又別封一子爲升遷伯穆讓兄子孝執許之宇文護執政穆兄遠及其子植俱被誅穆當從坐先是穆知植非保家之主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楊曰顯慶吾不用汝言以至於此將復奈何穆以此獲免除名爲民及其子弟亦免官植弟浙州刺史基當坐戮穆請以二子代基之命護義而不釋焉未幾拜開府儀同三司直州刺史復爵安武郡公武成中子弟免官爵者悉復之尋除少保進位大將軍歲餘拜小司徒進位柱國轉大司空奉詔築通洛城天和中進爵申國公持節綏集東境柴武申旦鄂慈瀾崇德安民交城鹿盧等諸鎮建德初拜上八

保歲餘出爲原州總管數年進位上柱國轉并州總管大
象初如邑至九千戶拜大左輔總管如故高祖作相尉遲
之作亂也遣使招穆穆鎖其使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
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反穆深拒之乃奉十二環金帶於
高祖蓋天子之服也穆尋以天命有在密表勸進高祖既
受禪下詔曰公既舊德且又益冀敬惠來旨義無有違便
以今月十二日恭膺天命俄而穆來朝高祖降坐禮之拜
太師贊拜不名真長成安縣三千戶於是穆子孫雖在襁
褓悉拜儀同其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穆之貴盛當時無
比穆上表乞骸骨詔曰朕初臨禹內方藉嘉猷養老之言

實懷虛想七十致仕本爲常人至若呂尚以期願佐周張
蒼以華皓相漢高才命世不拘恒禮遲得此心留情規訓
公年既耆舊筋力難煩今勅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須
共謀謨別遣侍臣就第詢訪時太史奏云當有移都之事
上以初受命甚難之穆上表曰帝王所居隨時興廢天道
人事理有存焉始自三皇暨夫兩漢有一世而屢徙無革
命而不遷曹馬同洛水之陽魏周共長安之內此之四代
蓋聞之矣曹則三家鼎立馬則四海尋分有魏及周甫得
平定事乃不暇非曰師古往者周運將窮禍生垂裔廟堂
冠帶屢觀姦回土有寇藏人稱柱石四海萬國皆縱豺狼

不叛不侵百城罕一伏惟陛下膺期誕聖秉錄受圖始晦
君人之德俯從將相之重內翦群兇崇朝大定外誅巨猾
不日肅清變大亂之民成太平之俗自靈符命兆庶謳歌
幽顯樂推日月填積方屈箕穎之志始順內外之請自受
命神宗弘道設教陶冶與陰陽合德覆育天地齊旨萬
物開闢之初八表光華之旦視聽以革風俗且移至若帝
室天君未議經綸非所謂發明大造光贊惟新自漢已來
爲喪亂之地爰從近代累葉所都未嘗謀龜問筮瞻星定
鼎何以副聖主之規表大隋之德竊以神州之廣福地之
多將爲皇家興廟建寢上玄之意當別有之伏願遠順天

人取決卜筮時改都邑并宅區夏任子來之民垂無窮之
業應神宮於辰極順和氣於天壤理康物阜永隆長世臣
日薄桑榆位高軒冕經邦論道自顧缺然丹赤所懷無容
喋嘿上素嫌臺城制度近小又宮內多鬼祿蘇威嘗勸遷
上不納遇太史奏狀意乃惑之至是省穆表上曰天道聰
明已有徵應太師民望復抗此請則可矣遂從之歲餘下
詔曰禮制凡品不拘上智法備小人不防君子太師上柱
國申國公器宇弘深風猷遐曠社稷佐命公爲稱首位極
帥臣才爲人傑萬頃不測百鍊彌精乃無伯王之非豈有
顏回之貳故以自居寥廓弗關憲網然王者作教惟旌善

入去法弘道示崇年德自今已後雖有愆罪但非謀逆縱有
百死終不推問開皇六年薨于第年七十七遺令曰吾荷
國恩年官已極啓足歸泉無所復恨竟不得陪玉鑾於位
宗預金泥於梁甫眷眷光景其在斯乎詔遣黃門侍郎監
護喪事賜馬四匹粟麥二千斛布絹一千匹贈使持節冀
定趙相瀛毛魏衛洛懷十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明賜
以石椁前後部羽葆鼓吹輜輶車百寮送之郭外詔遣太
常卿牛弘齋哀冊祭以太牢孫筠嗣筠父博之子才獻穆長
子也仕周官至安樂郡公鳳州刺史先穆卒筠幼以穆功
拜儀同開皇八年以嫡孫襲爵仁壽初叔公津忿其悖齋

陰遣兄子善術賊殺之求盜不獲高祖大怒蓋禁其親族
初筠與從父弟瞿曇有隙時准有力遂證瞿曇殺之瞿曇
竟坐斬而善術獲免四年議立嗣到公蘇威奏筠不義骨
血相殺請絕其封上不許惟弟怡官至儀同早卒贈渭州
刺史弟雅少有識量周保定中襲以軍功封西安縣男
拜大都督具和中從元定征江州時諸軍失利遂沒於陳
後得歸國拜開府儀同三司領左右軍其年從太子西征
吐谷渾雅率步騎二千督軍糧於洮河帥賊所躡相持數
日雅患之遂與偽和虜備稍解縱奇兵擊破之賜奴婢百
口封一子爲侯後拜齊州刺史俄徵還示數載授瀛州刺

史高祖作相鎮靈州以備胡還授大將軍遷荊州總管加
邑八百戶開皇初進爵為公雅弟恒官鹽州刺史封陽
曲侯恒弟榮官至合州刺史長城縣公休弟直官至車騎
將軍歸政縣侯直弟雄官至柱國密國公驃騎將軍雄弟
渾最知名

渾字余才穆第十子也姿貌瓌偉美鬚髮起家周左侍上
士尉迎及於荆時穆在并州高祖慮其為所誘遣渾乘
驛往布腹心穆遽入京奉尉斗於高祖曰願執威柄
以尉安天下也高祖大悅又遣渾詣事老實所而述穆意
焉適遇平鄴以功授上儀同三司封安武郡公開皇初進

授象城府驃騎將軍晉王廣出使渾以驃騎領親信從往
楊州仁壽元年從左僕射楊素為行軍總管出夏州北二
百里破突厥阿勿侯斤於紇遠川斬首五百級進位大將
軍拜左武衛將軍領太子宗衛平初穆為將軍高祖議立
嗣渾規欲紹之謂其妻兄太子左衛率宇文述曰若得襲
封當以國賦之半每歲奉公述和之因八白皇太子曰立
嗣以長不則以賢矣申明公嗣絕徧觀其子孫皆無賴不
足以當榮寵唯余才有勳於國請非此人無可以襲封者
太子許之竟奏高祖封渾為申國公以本穆嗣太業初轉
右驍衛將軍六年有詔追改穆封為成國公渾仍襲衣焉累

加光祿大夫九年遷右驍衛大將軍渾既紹父業曰增豪
後後房由羅綺者以百數二歲之後不以俸物與述述大
恚之因醉迺謂其友人于象賢曰我竟為年所賣死且
不忘渾亦知其言由是結隙後帝討遼東有方士安伽陀
自言曉圖讖謂帝曰當有李氏應為天子勸盡誅海內凡
姓李者述知之因誣構渾於帝曰伽陀之言信有徵矣臣
與金才夙親聞其情趣大異常日數共平敏善衡等日夜
屏語或終夕不寐渾大臣也家代隆盛身提禁兵不宜如
此願陛下察之帝曰公言是矣可覓其事迹乃遣武賁郎
將裴仁基表告渾反即日發宿衛千餘人付述掩渾等家

遣左丞元文都御史大夫裴蘊雜治之案問數日不得其
反狀以實奏聞帝不悅更遣述窮治之述入獄中召出敏
妻宇文氏謂之曰夫公帝甥也何患無賢夫率敏金才名
當祿議國家殺之無可救也夫人當自求全若相用語身
當不坐敏妻曰不知所出惟尊長教之述曰可言李家謀
反金才嘗告敏云汝應圖篡當為天子今主上好兵勞擾
百姓此亦天之有時也上當由汝取之若復度遼吾與汝
必為大將每軍三萬餘人固以五萬人矣又發諸房子
姪內外親姪並募從征吾家子弟決為主帥亦領兵馬散
在諸軍伺候間隙首尾相應吾與汝前後襲取御營子弟

響起各殺軍將一日之間天下不足為天述口自傳授令敏
妻為表封云上密述持入奏之曰臣得金才反狀并有敏
妻家表帝覽之泣曰吾宗社幾傾賴親家公而獲全耳於
是誅渾敏等宗族二十二人自餘無少長皆徙嶺外渾從
父兄戚聞皇初以之蠻功官云上柱國黎國公

詢字孝詢少賢周大將軍詢河深有大略頗涉書記仕周
納言上士俄轉內史上士兼掌吏部以幹濟聞建德三年
武帝幸雲陽宮拜司衛上士丞以留府事周衛王直作亂
焚肅章門詢於內益火故賊不得入帝聞而喜之拜儀同
三司遷長安令累遷英果中大夫屢以軍功加位大將軍

賜爵平高郡公高祖為丞相尉迥以亂遣韋孝寬擊之以
詢為元帥長史委以心膂軍至邳州諸將不一詢密啓高
祖請重臣監護高祖遂令高祖監雷與頴同心協力唯詢
而已及平尉迥進位上柱國改封蒲西郡公賜帛千匹加
以口馬關隄元年引和陽水灌三趾泉詢督其役民賴其
利尋檢校襄州總管事歲餘拜隰州總管數年以疾徵還
京師中使顧問不絕卒於家時年四十九性情著文之
謚曰襄有子元古嗣

崇字永隆英果有善美膽力過人周元年以父勳封迴
樂縣侯時年尚小拜爵之日親族相賀崇獨不下賈怪而

問之對曰無勳於國而幼少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然於孝
養是以悲其賢由此大奇之起家州主簿非其所好辭不
就官求為將兵都督隨主護伐齊以功最擢授儀同三
司尋除小司金大夫治事監建德初遷少府伯大夫轉
少承御大夫攝太子宮中周武帝平齊引參謀議以勳加
授開府封襄陽縣公邑一千六百戶封爵宗縣公轉太府
中大夫遷工部中大夫遷右司馭高祖為丞相遷左司武
上大夫加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尋為懷州刺史進爵郡
公加邑至二千六百戶及漢使招之崇初欲相應後知叔
父穰以并州附高祖慨然太息曰合家官書券數十人值

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韋孝寬
亦疑之與俱卧起其兄詢時為元帥長史每諷諭之崇由
是亦歸心焉及破尉惇拜大將軍既平尉迥授并州總管
尋進位上柱國開皇三年除幽州總管突厥犯塞崇輒破
之奚霫契丹等懾其威略罕來內附其後突厥大為寇掠
崇率步騎三千拒之輕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於砂城
突厥圍之城本充廢不可守崇曉夕力戰又無所食每夜
出掠賊營復得六畜以繼軍糧突厥畏之厚為其備每夜
中結陣以待之崇軍苦飢出輒遇敵死略盡遲明奔還
城者尚且百許人然多傷重不堪更戰突厥意欲降之遣

便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為特勤崇知必不免令其士卒曰崇喪師徒罪當死今日効命以謝國家待看吾死且可降賊方便散走努力還鄉若見至尊道崇此意乃挺刃突賊復殺二人賊亂射之卒于陣年四十八贈豫郎申永濟等六州諸軍事豫州刺史謚曰壯子敏嗣

李敏

敏字樹生高祖以其父死王事養宮中者久之及長襲爵廣宗公起家左千牛美姿儀善騎射歌舞管絃無不通解開皇初周宣帝后封樂平公主有女娥英妙擇婚對勅貴公子第集弘聖宮者日以百數主親在帷中並令自序

并試技藝選不中者輒引出之至敏而合意竟為姻媾敏假一品羽儀禮如尚帝之女後將待宴公主謂敏曰我以四海與至尊唯一女夫當為汝求柱國若授餘官汝慎無謝及進見上上親御琵琶遣敏歌舞既而大悅謂公主曰李敏何官對曰白丁耳上因謂敏曰今授汝儀同敏不答上曰不滿爾意邪今授汝開府敏又不謝上曰公主有大功於我我何得向其女婿而惜官乎今授卿柱國敏廼拜而蹈舞遂於坐發詔授柱國以本官宿衛後避諱改封經城縣公邑一千戶歷蒲州金華數州刺史多不莅職常留京師往來宮內侍從遊宴賞賜超於功臣後幸仁壽宮

以爲岷州刺史大業初轉衛尉卿樂平公主之將薨也遺
言於煬帝曰妾無子息唯有一女不自憂死但深憐之今
湯沐岳乞廻與敏帝從之竟食五千石攝屯衛將軍楊玄
威反後城大興敏之策也轉將作監從征高麗領新城道
軍將加光祿大夫十年帝復征遼東遣敏於黎陽督運時
或言敏一名洪兒帝疑洪字當議嘗回告之冀其引決敏
由是大懼數與金才善衡等屏人私語字玄述知而奏之
竟與渾同誅年三十九其妻字玄長後數月亦賜鳩而終

梁睿

梁睿字恃德安定烏氏人也父禦西魏太尉睿少沉敏有

行檢周太祖時以功臣子養管中者數年其後命諸子與
睿遊處同師共業情契甚歡七歲襲爵眉平郡公累加儀
同三司邑五百戶尋爲本州大中正魏恭帝時加開府政
封爲五龍郡公拜渭州刺史周閔帝受禪徵爲御伯未幾
出爲中州刺史鎮新安以世相齊齊人來寇睿輒挫之帝甚
嘉歎拜大將軍進爵將國公入爲司會後從齊王憲拒齊
將斛律明月於維陽每戰有功遷小冢宰武帝時歷數州
刺史涼安二州總管俱有善政進位柱國高祖總百揆代
王謙爲益州總管行至漢川而謙反遣兵攻始州睿不得
進高祖命睿爲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于義張威達奚長

儒梁鼎在孝義步騎二十名討之時謙遣關府李王等
守通谷審使張威擊破之擒數千人進至龍門謙遣儀
秦會擁衆十萬據嶮爲營周二三十里審令將士衝
自間道四面奮擊力戰破之蜀人大駭審鼓行而進
敬蒙守劔閣梁巖拒平林並懼而來降謙又令高阿那
達奚基等以盛兵攻利州關審將至基分兵據開遠審
謂將士曰此虜據要欲渴吾亡執力吾當出其不意破之必
矣遣上開府拓拔宋趣劔閣大將軍宇文曼詣巴西大將
軍趙達水軍入嘉陵審追張威主倫負若震于義韓相貴
阿那惠寺分道攻基日午及申破之基奔歸于謙睿進逼

成都謙令達奚志乙弗虔城守相率精兵五萬背城結陣
虜擊之謙不利將入城甚虔以城降拒謙不內謙將麾下
三十騎遯走新都令王帝其執之睿斬謙于市劔南悉平進
三千兩食邑千戶睿時威振西川夷獠歸附唯南寧酋帥
舉震恃遠不賓睿上疏曰竊以遠撫長駕王者令圖易俗
移風有國恒典南寧州漢世梓柯之地近代已來分置興
古雲南建寧朱提四郡戶口殷衆金寶富饒一河有駿馬
明珠益寧出鹽井犀角晉太始七年以益州曠遠分置寧
州至僞梁南寧州刺史徐文盛被湘東徵赴荊州屬夏

尚阻未遑遠略土民舉瓚必竊據一方國家遙授刺史其
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禮多虧貢賦不入每年奉獻不過
數十匹馬其處去益路止一千宋提北境即與戎州接界
如聞彼人苦其苛政思被皇風伏惟大丞相匡贊聖朝益
濟區宇絕後光前方垂萬代開土服遠今正其時幸因平
蜀士衆不煩重興師旅押獠既訖即請略定南寧自盧戎
已來軍糧須給過此即於蠻夷徵稅以供兵馬其寧州朱
提雲南西爨並置總管州鎮計彼孰蠻租調足供城防倉
儲一則以肅蠻夷一則裨益軍國今謹件南寧州郡縣及
事意如別有大都督社神敬昔曾使彼具所諳練今并送

往書未答又請曰竊以柔法結心邇著自前經拓一開疆王
者所務南寧州漢代牂柯之郡其地沃壤多異漢人既饒
寶物又出名馬今若往取仍置州郡一則遠振威名二則
有益軍國其處與交廣相接路乃非遙漢代開此本爲討
越之計伐陳之日復是一機以此商量決謂須取高祖深
納之然以天下初定恐民心不安故未之許後竟遣史萬
歲討平之並因春之策也審威惠兼著民夷悅服聲望逾
重高祖陰憚之薛道衡從軍在蜀因入授宴於睿曰天下
之望已歸于隋睿令勸進高祖大悅及受禪高祖待彌隆睿
復上平陳之策上善之下詔曰公英風震動地竚縱橫清

蕩江南死然可見循環三復但以款然公既上本若總我
律一舉大定固在不疑但朕初臨天下政道未洽恐先窮
武事未為盡善昔公孫述隗囂漢之賊也光武與其通和
稱為皇帝尉佗之於高祖初猶不臣孫皓之於晉文書尚
云曰或尋款服或即滅亡王者體大義存遠望食鉅陳國來
朝未盡藩節如今天略誠須責罪尚欲且緩其誅宜知此
意淮海未滅必興師旅若欲求襲終當相害想以身許國
無足致辭也春乃止焉嘗時具突厥方疆恐為邊患復陳
鎮守之策十餘事上書奏之曰竊以戎狄作患其來久矣
之道自古為難所以周無上筭漢收下筭以其條來

忽往雲屯霧散疆則野其犯塞即又不可肆除故也今皇
祚肇興宇內寧一咄有突厥種類尚為邊患此臣所以廢
寢與食寤寐思之昔匈奴未平去病辭老生零尚在充國
自効百才非古烈而志追昔士謹件安置北邊城鎮烽候
及人馬糧貯戰守事意如別謹上圖上呈伏惟裁覽上嘉
歎久之答以厚意嘗時自以周代舊臣父居重鎮內不自
安屢請入朝於是徵還京師及引見上為之興命睿上殿
握手極歡睿退謂所親曰功遂身退今其時也遂謝病於
家闔門自守不交當代上賜以版輿每有朝覲必令三衛
輿上殿睿初平王謙之始自以威名太盛恐為時所忌遂

大受金賄以首穢由是動薄多不以實詣朝堂稱屈者前
後百數十人有司案驗其事亡者多獲罪睿懼懼上表陳
謝請歸大田上慰諭遣之十五年從上至洛陽而卒時年
六十五謚曰襄子洋嗣官歷滿徐二州刺史武貢郎將大
業六年詔追封睿為戴公命以洋襲焉

史臣曰李穆梁睿皆周室功臣高祖王業初基俱受腹心
之寄故穆首登師傳睿終膺殊寵觀其見機而動抑亦民
之先覺然方魏朝之貞烈有愧王陵比晉室之忠臣終慙
徐廣穆之子孫特為隆盛朱輪華轂片數十人見已當
尚難逃及得之非道可不戒歎 列傳卷第二 隋書二十一

列傳卷第二

隋書三十八

特進臣魏

徵

上

劉昉

劉昉博陵望都人也父孟良大司農從魏武入關周太祖
以為東齊州刺史昉性輕佻有姦數周武帝時以功臣子
入侍皇太子及宣帝嗣位以技佞見狎出入宮掖寵冠一
時授大都督遷小御正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
及帝不忿召昉及之儀俱入卧內屬以後宣帝瘖不復能
言昉見靜帝幼冲不堪負荷然昉素知高祖又以后父之
故有重名於天下遂與鄭譯謀引高祖輔政高祖固讓不

敢言昉曰公若為當速為之如不為昉自為也高祖乃從
之及高祖為丞相以昉為司馬時軍帝弟漢王翳居禁中
每與高祖同帳而坐昉飾美妓進於翳翳甚悅之昉因說
翳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冲豈堪大事乎先
帝初崩群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寧之後入為天子此萬
全之計也翳時年未弱冠性識庸下聞昉之說以為信然
遂從之高祖以昉有定策之功拜上大將軍封菑國公與
沛國公鄭譯比目為心膂前後賞賜鉅萬出入以甲士自衛
朝野傾矚稱為黃沛時人為之語曰劉昉席前鄭譯推後
昉自恃其功頗有驕色然性麤疎溺於財利富商大賈朝

夕盈門于時尉迥起兵高祖令韋孝寬討之至武陟諸將
不一高祖欲遣昉譯一人往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
統大軍公等兩人誰當行者昉自言未嘗為將譯又以母
老為請高祖不懌而高祖頗請行遂遣之由是恩禮漸薄又
王謙司馬消難相繼而反高祖憂之忘寢與食昉逸遊縱
酒不以職司為意相府事物多所遺落高祖深銜之以高
頴代為司馬是後益見疎忌及受禪進位柱國改封舒國
公閑居無事不復任使昉自以佐命元功中被疎遠甚不
自安後遇京師饑上令禁酒昉使妾賃屋當壚沽酒治書
侍御史梁毗劾奏昉曰臣聞處貴則戒之以奢持滿則守

之以約。既位列群公，秩高庶尹，糜爵稍少，厚祿已淹。正當戒滿歸盈，臨筮斯止。足何乃規，魏葉之閭，競錐刀之末身。昵酒徒家，爲浦藪。若不糾繩，何以肅厲。有詔不治，助鬱鬱不得志。時柱國梁士彥字文忻，俱失職，忿望助，並與之交。數相來往，士彥妻有美色，助因與私通。士彥不之知也。情好彌恣，遂相與謀反。許推士彥爲帝，後事泄。上窮治之，助自知不免，默無所對。下詔誅之，曰：朕君臨四海，慈愛爲心，加以起自布衣，入升皇極，公卿之內，非親則友。位雖差等，情皆舊人。護短全長，恒思覆育。每殷勤戒約，言無不盡。天之曆數，定於有宜。豈慮苞苴之心，能爲國家之害。欲使其

長守富貴，不觸刑書，故也。上柱國成國公梁士彥，上柱國和國公宇文忻，柱國舒國公劉昉等，朕受命之初，並展勤力，酬勳報效，榮高祿重。行之既厚，愛之實隆。朝夕宴言，備知朕意。但心如碓，壑志等豺狼，不荷朝恩，忽謀逆亂。士彥爰始幼來，恒自誣罔，稱有相者云：其應錄年過六十，必據九五。初平尉迥，暫臨相州，已有反心。彰於行路，朕即遣人代之。不聲其罪，入京之後，逆意愈深。忻助之徒，言相扶助。士彥許遂，僭僞尅期不遠。欲於蒲州起事，即斷河橋，捉黎陽之關，塞河陽之路。劫調布以爲牟甲，募盜賊而爲戰士。就食之人，亦云易集。輕忽朝廷，嗟嘆官人，自謂一朝奮發，無

人當者其第二子剛每常苦諫第三子叔詣固深勸獎朕
既聞知猶恐枉濫乃授晉部之任欲驗蒲州之情士彥得
以欣然云是天贊忻及昉等皆賀時來忻往定鄴城自矜
不已憊人臣猶恨賞薄云我欲反何慮不成怒色忿言所
在流布朕深念其功不計其禮任以武侯授以領軍寄之
瓜牙委之心腹忻密為異計樹黨宮闈多奏親友入參宿
衛朕推心待物言必依許為而弗止心迹漸彰仍解禁兵
令其改悔而志規不逞愈結於懷乃與士彥情意偏厚要
請神明誓不負約俱營賊逆逢則交謀委彥河東自許關
右蒲津之事即望從征兩軍 東西之旅一舉合運權

勢然後北破晉陽還圖宗社昉入佐相府便為非法三度
事發二度其婦自論常云姓真卯金刀名是一萬日劉氏
應王為萬日天子朕訓之導之示其利害每加寬宥望其
脩改口請自新志存如舊亦與士彥情好深重逆節蕪心
盡探肝鬲賞其士彥論太白所犯問東井之間思秦地之
亂訪軒轅之果願官掖之榮唯待蒲坂事興欲在關內應
接殘賊之策千端萬緒惟及昉名位並高寧肯北面曲
躬臣於士彥乃是各懷不遜圖成亂階一得擾攘之基方
逞吞并之事人之甚詐一至於此雖國有常刑罪在不赦
朕載思章劄咸著厥誠情用愍然未忍極法士彥忻昉身

為謀首叔諸贊成父意義實難容並已處盡士彥忻昉死
弟叔姪特恕其命有官者除名士彥小男女忻母妻女及
小男並放士彥叔諸妻及資財田宅忻昉妻妾及資財
田宅悉沒官士彥昉兒年十五以上遠配上儀同薛摩兒
是士彥交舊上柱國府三曹參軍事裴石達是士彥府寮
反狀逆心巨細皆委薛摩兒聞語仍相應和俱不申陳宜
從大辟問即承引願是恕心可除名免死朕握圖當錄六
載於斯政事徒勤澤化未洽興言軫念良深歎憤臨刑至
朝堂宇文忻見高顯向之叩頭求哀昉勃然謂忻曰事形
如此何叩頭之有於是伏誅籍沒其家後數日上素服臨

殿盡取昉忻士彥三家資物置於前令百寮取之以
為鑒誡云

鄭譯

鄭譯字正義滎陽開封人也祖瓊魏太常父道邕魏司空
譯頗有學識兼知鍾律善騎射譯從祖開府文寬尚魏平
陽公主則周太祖元后之妹也主無子太祖令譯後之由
是譯少為太祖所親恒令與諸子遊集年十餘歲嘗詣相
府司錄李長宗長宗於衆中戲之譯斂容謂長宗曰明公
位望不輕瞻仰斯屬輒相翫狎無乃喪德也長宗甚異之
文寬後誕二子譯復歸本生周武帝時起家給事中士拜

四十三
銀青光祿大夫轉左侍上士與儀同劉昉恒侍帝側譯時
喪妻帝命譯尚梁安固公主及帝親總萬機以為御正下
大夫俄轉太子宮尹時太子多失德內史中大夫烏丸軌
每勸帝廢太子而立秦王由是太子恒不自安其後詔太
子西征吐谷渾太子乃陰謂譯曰秦王上愛子也烏丸軌
上信臣也今吾此行得無扶蘇之事乎譯曰願殿下勉著
仁孝無失子道而已勿為他慮太子然之既破賊譯以功
最賜爵開國子邑三百戶後坐褻狎皇太子帝大怒除名
為民太子復召之譯戲狎如初因言於太子曰殿下何時
可得據天下太子悅而益昵之及帝崩太子嗣位是為宣

帝超拜開府內史下大夫封歸昌縣公邑一千戶妻以朝
政俄遷內史上大夫進封沛國公邑五千戶以其子善願
為歸昌公元琮為永安縣男文監國史譯頗專權時帝幸
東京譯擅取官材自營私第坐是復除名為民劉昉數言
於帝帝復召之顧待如初詔領內史事初高祖與譯有同
學之舊譯又素知高祖相表有奇傾心相結至是高祖為
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藩公所
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
多福豈敢忘也謹即言之時將遣譯南征譯請元帥帝曰
卿意如何譯對曰若定江東自非懿威重臣無以鎮撫可

今隋公行且為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帝從之乃下詔以高祖為揚州總管譯發兵復會壽陽以伐陳行有日矣帝不愈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謀引高祖入受顧託既而譯宣詔文武百官皆受高祖節度時御正中大夫顏之儀與宦者謀引大將軍宇文仲輔政仲已至御坐譯知之遂率開府楊惠及劉昉皇甫績柳裘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遂巡欲出高祖因執之於是矯詔復以譯為內史上大夫明日高祖為丞相拜譯柱國相府長史治內史上大夫事及高祖為大冢宰總百揆以譯兼領天官都府司會總六府事出入卧内言無不從賞賜玉帛不可勝計每出入以

甲士從拜其子元璿為儀同
亂高祖逾加親禮俄而進位
不親職務而賊貨狼籍高祖
忍廢放陰勅官屬不得白事於譯譯猶坐廳事無所關預
譯懼頓首求解職高祖寬諭之授以恩禮及上受禪以上
柱國公歸第賞賜豐厚進子元璿爵城隍郡公邑二千戶
元珣京安男追贈其父及亡兄二人並為刺史譯自以被
踈陰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譯厭蠱左道上謂譯
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譯又與母別居為思司
所執由是除名下詔曰譯專謀良策寂爾無聞端爾獄貫

沸騰盈耳若留之於世在人爲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
爲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
仍遣與岳共居未幾詔譯叅撰律令復授開府隆州刺史
請還治疾有詔徵之見於醴泉宮上賜宴甚歡因謂譯曰
貶退已久情相矜愍於是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上顧謂侍
臣曰鄭譯與朕同生共死間關危難無言念此何日忘之
譯因奉觴上壽上令內史令李德林立作詔書高顯戲謂
譯曰筆乾譯答曰出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
筆上大笑未幾詔譯叅議樂事譯以同代七聲廢缺自天
隋受命禮樂宜新更脩七始之義名曰樂府聲調凡八篇
奏之上嘉美焉俄遷岐州刺史在職歲餘復奉詔定樂於
太常前後所論樂事語在音律志上勞譯曰律令則公定
之音樂則公正之禮樂律令公右其三良足美也於是還
岐州開皇十一年以疾卒官時年五十二上遣使弔祭焉
謚曰達子元瑒嗣煬帝初立王等悉除以譯佐命元功詔
追啟封譯葬公以元瑒襲元瑒初爲驃騎將軍後轉武賁
郎將數以軍功進位右光祿大夫遷右候衛將軍大業末
出爲文城太守及義兵起義將張倫略地至文城元瑒以
城歸之

鄭譯

柳裘字茂和河東解人齊司空世隆之曾孫也祖淡梁尚書左僕射父明太子舍人義興太守裘少聰慧弱冠有令名在梁仕歷尚書郎駙馬都尉梁元帝為魏軍所逼遣裘請和於魏俄而江陵陷遂入關中周明武間自麟趾學士累遷太子侍讀封昌樂縣侯後除天官府都上士軍帝即位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轉御節大夫及帝不念留侍禁中與劉昉韋謏皇甫績同謀引高祖入總萬機高祖固讓不許裘進曰時不可再機不可失今事已然宜早定大計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如更遷延恐貽後悔高祖從之進位上開府拜內史大夫委以機密及尉迥作亂天下騷動并

州總管李穆頗懷猶豫高祖令裘往喻之裘見穆盛陳利害穆甚悅遂歸心於高祖後以奉使功賜綵三百匹至元九年帶一暖時司馬消難阻兵安陸又令喻之未到而消難奔陳高祖即令裘隨便安集淮南賜馬及雜物開皇元年進位大將軍拜許州刺史在官清簡吏民懷之復轉曹州刺史其後上思裘定策功欲加榮秩將徵之顧謂朝臣曰曹州刺史何當入朝或對曰即今冬也帝乃止裘尋卒高祖傷惜者久之謚曰安子惠童嗣

皇甫績

皇甫績字功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穆魏隴東太守父道周

湖州刺史雍州都督績三歲而孤為外祖韋孝寬所鞠養嘗與諸外兄博奕孝寬以其惰業督以嚴訓慈績孤幼時捨之績歎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克躬勵已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孝寬聞而對之流涕於是精心好學略涉經史周武帝為魯公時引為侍讀建德初轉官中士武帝嘗避暑雲陽官時軍帝為太子監國爾刺王作亂城門已閉百寮多有遊者績聞難赴之於外門遇皇太子太子下樓執績手悲喜交集帝聞而遣使送小官尹官故初錄前後功封義陽縣男拜畿伯下大夫承傳御正下大夫軍帝崩高祖細已績有力焉語在詩傳

加位上開府轉內史中大夫進封郡公邑千戶尋拜大軍閻元帝為豫州刺史增邑通前二千五百戶尋拜官尚書後數載轉晉州刺史將之官稽首而言曰臣實庸鄙無益於國每思犯難以報國因公偽陳尚存以臣度之有三可滅上問其故績荅曰大吞小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鷹揚之將巨請預我行展絲髮之效上嘉其壯志然而遣之及陳平拜蘇州刺史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州民顧子元發兵應之因以攻績相持八旬子元素感績恩於冬至日遣使奉牛酒績遺子元書曰皇帝握符受籙合極通靈受揖讓於唐虞

弃于戈於湯武東踰蟠木方朔所未窮西盡流沙張騫所
不云玄漠黃龍之外交臂來王葱嶺榆關之表屈膝請天
曩者偽陳獨阻聲教江東士民困於荼毒皇天輔仁假手
朝廷聊申薄伐應時瓦解金陵百姓死而復生吳會臣民
白骨還肉唯當懷音感德行歌擊壤豈宜自同吹主翻成
反噬卿非吾民何須酒禮吾是隋將何容外交易子祈蒙
未能相告况是足食足立高城深塹坐待強援綽有餘力
何勞踵輕敵之俗作虛內之辭欲阻誠臣之心徒惑曉旌
之志以此見期必不可沮卿宜善思活路曉諭黎元能早
改迷失道非遠子先得書於城下頓首陳謝揚素懷

人擊破之拜信州撫管十二州諸軍事俄以病乞骸骨詔
徵還京賜以御藥中使相望顧問不絕卒於家時年五十
二謚曰安子德嗣大業之世官至尚書主爵郎事嘗者京
兆人也仕周內史大夫高祖以暮者定策之功累遷上柱
國封普安郡公隋書初卒於浦州刺史

盧黃

盧黃字子生涇州涇陽人也父光周開州郡公黃略涉
書記頗解鍾律周武帝時襲爵燕郡公已一千九百戶後
歷曹陽太守太子小宮尹儀同三司平黃有功增邑四百
戶轉司武上士時高祖為大司武黃知兩祖為非常人深

卷之三

列三

隋書

十一

自推結重帝嗣位加開府及高祖初被顧譚群情未一乃
引重置於左右高祖將之東第百官皆不知所去高祖潛
往往偶語必有美就重嚴公而至眾豈敢動出崇陽門至
東宮門者在亦不向重論之不云瞋目叱之問者遂却既而
高祖得入重恒與宿衛然後承問進說曰周禮已盡天人之
望實歸明公願皇應天順民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高祖
甚然之及受禪命重清宮因曲宿衛重於定奏改周代旗
幟更為嘉名其青龍騶虞朱雀玄武四歲之旗皆貴
所創也尋拜散騎常侍兼太子左庶子左領軍右將軍時

高祖與重共掌朝政重甚不平之柱國劉昉時被疏忌重
因諷昉及上柱國元諧李詢華州刺史孫賓等謀出煇威
五人相與輔政又以晉王士之愛子誅行廢立復私謂皇
太子曰重將數謁殿下恐為上所譖與察區區之心謀泄
上窮治其事昉等委罪於重公卿奏二人坐當死上以
龍潛之舊不忍加誅並除名為民重未幾年歲餘重復爵
位檢校太常卿重以古樂宮懸七八損益不同歷代通儒
議無定準於是上表曰殷人以上通用五立日周武克殷得
鶉火天竈之應其音用七漢興加應鍾故十六枚而在一
簾鄭玄注周禮二十八等然此則七八之義其來遠矣然

世有沿革用捨不同至周武帝復改懸七以林鍾為宮矣
樂者治之本也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必吳札觀而辨
興亡然則樂也者所以動天地感鬼神而應於聲治亂斯
應周武以林鍾為宮蓋將亡之徵也且林鍾之管即黃鍾
下生之義黃鍾君也而生於臣明也皇家九五之應又陰
者臣也而君君位更顯國家為極之祥斯實與數相符非
關人事伏惟陛下握圖御寓道邁前王功成作樂煥乎曩
策臣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此蓋隨時改制而
不失雅正者也上竟從之即改七懸八以黃鍾為宮詔黃
與儀同楊慶和刪定周齊音律未幾拜郢州刺史尋轉虢

州刺史後遷懷州刺史決沁水東注名曰利民渠又派入
溫縣名曰溫澗渠以溉焉鹵民_謂其利後數年轉齊州刺
史民飢穀米踴貴閉糶而自糶_芝坐是除名為民後從
幸洛陽上從容謂貴曰我始為大司馬時卿以布腹心於
我及憇百揆頻繁左右與卿足為恩舊卿若無過者位與
高頴齊坐與凶人交構由是廢黜言念疇昔之恩復當衰
伯之位何乃不思報効以至於此吾不忍殺卿是屈法申
私耳貴俯伏陳謝詔復本官後數日對詔失旨_言自叙功
績有怨言上大怒顧謂群臣曰吾將與貴一州觀此不可
復用後皇太子為其言曰此輩並有佐命之功雖性行輕

四三十一 齊書二十八 十一

險誠不可弃上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劉昉鄭譯及賈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顏之儀等請以宗王輔政此輩行詐顧命於我幾將為治又欲亂之故昉謀大逆於前譯為巫蠱於後如賈之徒皆不滿志任之則不遜致之則怨自難信也非然弃之衆人見此或有竊議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蘇威進曰漢光武欲全功臣比日以列侯奉朝請至尊位育復用此道以安之上曰然遂廢於家是歲卒年五十四

論不能忘身急病以義斷因心乃慮難求全偷安懷祿暨夫帝遷明德義非簡在鹽梅之寄自有攸歸言道昔款內懷缺望耻居吳耿之末羞與絳灌為伍事君盡禮既闕於宿心不受其親遷彰於物議其在周也靡忠貞之節其秦隋也愧竭命之誠非義然其前功高怨與其後置而望不陷刑辟保貴全生難矣柳裘皇甫績賈賈因人成事協規不二大運光啟莫參樞要斯固在人欲其悅已在我欲其罵人理自然也晏嬰有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於昉譯見之全六

列傳卷第三

隋書三十八



列傳卷第四

隋書三十九

特進臣魏

徵

上

于義

子宣道

宣敏

于義字慈恭河南雒陽人也父誥從魏武帝入關仕周官
 至太師因家京兆義少矜嚴有操尚篤志好學大統末以
 父功賜爵平昌縣伯邑五百戶起家直閣將軍其後改封
 偃都縣公周閔帝受禪增邑六百戶累遷安武太守專崇
 德不尚威刑有郡民張善安王叔兒等相訟義曰太
 守德薄不勝任之所致非其罪也於是取家財倍與二人
 喻而遣去善安等各懷耻愧移貫他州於是風教大洽其

以德化人皆此類也進封建三郡公明武世歷西羌瓜邵
三州刺史數從征伐進位開府宣帝嗣位改刑日亂義上
疏諫時鄭譯劾以恩倖當權謂義不利於已先惡之於
帝帝時見義動語得臣曰子義諂訕朝廷也徇正大夫顏
之儀進曰古先哲王立誅訪之木置敢諫之鼓猶懼不聞
過下義之言不可罪也帝乃解及高祖作相王謙構逆高
祖將擊之問將於高祖顏答曰子義素有經略可為元帥
高祖初然之劉昫進曰梁濟位望素重不可居義之下高
祖乃止於是義為元帥以義為行軍總管謙將達奚悉
擁衆據開遠義將左軍擊破之尋拜潼州總管賜奴婢

日

百口雜絲三千段超拜上柱國時義兄暹為太尉弟智兒
子仲文並上柱國大將軍已上十餘人稱為貴戚歲餘以
疾免職歸於京師數月卒時年五十贈豫州刺史謚曰剛
賻物千段菜米五百石子甫道甫微並知名

甫道字元明性謹密不交非類仕周釋褐左待上士以父
功賜爵成安縣男邑二百戶後轉小宗御上士高祖為丞
相引為外兵曹尋拜儀同及踐阼遷內史舍人進爵為子
丁父憂水漿不入口者累日獻皇后命中使敦諭歲餘起
令視事免喪拜車騎將軍兼左衛長史舍人如故後六歲
遷太子左衛副率進位上儀同平年四十二子志寧早知

名出繼叔父直敏

直敏字仲遠少沉密有才思年十一詣周趙王招王命之
賦詩直敏為詩甚有幽貞之志王奇之坐客莫不嗟賞
起家右侍上上遷千牛備身高祖威陳行奉車都尉奉使
撫慰巴蜀及還上疏曰臣聞開盤石之宗漢室於是惟永
建繼城之固周祚所以靈長昔秦皇置牧守而罷諸侯魏
后曜詭邪而踈骨肉遂使宗社移於佗族神器傳於異姓
此事之明甚於觀火然山川設險非親勿居且蜀土沃饒
人物殷阜西通邛夔南屬荆巫周德之衰茲土遂成戎首
於政失御此物便為禍先是以明者防於無形治者制其

未亂方可慶隆萬世年逾七百伏惟陛下日角龍顏膺樂
推之運參天戴地居揖讓之期億兆宅心百神受職理須
樹建藩屏封植子孫繼周漢之宏圖改秦魏之覆軌抑近
習之權勢崇公族之本枝但三蜀三齊古稱天險分王威
屬今正其時若使利建合宜封樹得所巨猾息其非望姦
臣杜其邪謀盛業洪基同天地之長久英聲茂實齊日月
之昭臨臣雖學謝多聞然情深躰國輒申管見戰灼惟深
帝省表嘉之謂高頴曰千代世有人焉竟納其言遣蜀王
秀鎮於蜀直敏常以盛滿之誠昔賢所重每懷靜退著述
志賦以見其志焉未幾卒官時年二十九

陰壽 子世師 骨儀附

陰壽字羅雲武威人也父高周夏州刺史壽少果烈有武
幹性謹厚敦然諾周世屢以軍功拜儀同從武帝平齊進
位開府賜物千段奴婢百口女樂二十人及高祖為丞相
引壽為椽尉迺作亂高祖以韋孝寬為元帥擊之令壽監
軍時孝寬有疾不能親揔戎事每卧帳中遣婦人傳教命
三軍綱紀皆取決於壽以功進位上柱國尋以行軍總管
鎮幽州即拜幽州總管封趙國公時有高寶寧者齊氏之
疎屬也為人桀黠有籌筭在齊久鎮黃龍及齊滅周
拜為營州刺史甚得華夷之心高祖為丞相遂進

壽率兵反高祖以中原多故未遑進討以書喻之而不
得開皇初又引突厥攻圍北平至是令壽率步騎數萬出
盧龍塞以討之寶寧求救於突厥時衛王爽等諸將數道
北征突厥不能援寶寧奔城奔于磧北壽龍諸縣悉平壽
班師留開府成道昂鎮之壽遣其子僧伽率屬騎掠城
下而去壽引契丹靺鞨之眾來攻道昂苦戰連日乃退壽
志之於是重購寶寧又遣人陰問其所親任者趙世模王
成等月餘世模率眾降壽走契丹為其麾下趙脩
羅所殺世模遂安賜物二千未幾卒官贈司空子世師嗣
世師少有節義性忠厚不慕華冠以功授子孫儀同累

遷驃騎將軍煬帝嗣位留京都凡工監後三歲拜張掖太守先是吐谷渾及党項元等為侵掠世師至郡有來寇者自捕擊斬食斬之深為戎狄所憚入為武貴郎將遼東一役出襄平道明年帝復擊高麗以本官為涿郡留守于涿盜賊蜂起世師逐捕之往往剋捷及帝還大加賞勞拜樓煩太守時帝在汾陽宮出師聞始畢可汗將為寇勸帝幸太原帝不從遂有鴈門之難尋遷左翊衛將軍與代王留守京師及義軍至世師以世荷隋恩又藩邸之舊遂勤兵拒守月餘城陷與京郡丞骨儀等見誅時年五十三

骨儀京兆長安人也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開皇初為侍御史處法平當不為勢利所回煬帝嗣位遷尚書右司郎于時朝政漸亂濁化貞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賤並家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帝嘉其清苦起拜京兆郡丞公方彌著時刑部尚書衛玄兼領京兆內史頗行詭道輒為儀所執正玄雖不便之不能傷也及義兵至而玄恐禍及已遂稱老病無所干預儀與世師同心叶契父子並誅其後遂絕世師有子弘智等以年幼獲全

竇榮定

竇榮定扶風平陵人也父善周太僕季父熾開皇初為太
傅榮定沈深有器局容貌瓌偉美鬚髯便弓馬魏文帝時
為千牛備身周太祖見而奇之授平東將軍賜爵宜君縣
子邑三百戶後從太祖與齊人戰於北芒周師不利榮定
與汝南公宇文神慶帥精騎二千邀擊之齊師乃却以功
拜上儀同後從武元皇帝引突厥木杆侵齊之并州賜物
三百段詔爵永富縣公邑千戶進位開府除忠州刺史從
武帝平齊加上開府拜前將軍飲飛中大夫其妻則高祖
姊安成長公主也高祖少小與之情契甚厚榮定亦知高
祖有人君之表尤相推結及高祖作相領左右宮伯使

守大臺總統露門內兩箱以衛常宿禁中遇尉迥初平
廷頗以山東為意乃拜榮定為洛州總管以鎮之前後
練四千匹西涼文樂一部尚祖受禪來朝京師上顧謂群
臣曰朕少惡輕薄性相立有唯竇榮定而已賜馬三百匹
部曲八千夫而遣之坐一事除名高祖以長公主之故尋拜
右武侯大將軍上數幸其第恩錫甚厚每令尚食局日供
羊一曰珍味稱是以佐命之功拜上柱國寧州刺史未幾復
為右武侯大將軍尋除并州總管賜馬樂一部突厥沙鉢
山寇邊以為行軍元帥率九營營步騎三萬出涼州與虜
越原兩軍相持廿六日無水二十七日營空刺馬血而

卷之四 隋書三十九 三

飲死者十有二二樂定仰二六息俄而西軍乃復振於
是進擊數世其奔時破憚一請盟而去賜綠高匹進爵安
興郡公增邑千六百戶復以望憲為安原郡公賜練三千
疋餘拜右武衛大將軍公轉左武衛大將軍上欲以為
三公策定上書曰臣每觀三朝衛霍東都梁鄧三武護華
位極台茲寵積論益必致傾覆向使前賢少自棄損遠避
世推而不及則大命可保何覆宗之有臣每覽前脩實
公畏懼上於是乃止前後嘗賜不可勝計開皇六年卒時
年五十七上為之廢朝令左衛大將軍元曼監護喪事賜
棺三千匹上謂侍臣曰言益欲致榮定於三事其人固讓

不可欲贈之重進其志於是贈冀州刺史陳國公謚曰
懿子抗嗣抗美姿儀性通率長於巧思父卒之後恩遇彌
隆所賜錢帛至寶亦以鉅萬抗官至定州刺史復檢校幽
州撫管煬帝即位漢王諒構逆以為抗與通謀由是除名
以其弟慶龍對陳公馬慶亦有姿儀性和厚頗工草隸初
封永富郡公官至河東太守衛尉卿大業之末出為南郡
太守為盜賊所害慶弟璉亦草隸頗解鍾律官歷潁川
南郡扶風太守

元景山

元景山字莊岳河南洛陽人也祖夔魏安定王父琰宋安

王景山必有器口幹畧過人周閔帝時從大司馬賀蘭祥擊吐谷渾以功拜撫軍將軍其後數從征伐累遷儀同三司賜爵文且縣公授鹽川王後與齊人戰於北却斬級居多加開府遷建州刺史封宋安郡公邑三千戶從武帝平齊每戰有功拜大將軍改封平原郡公邑二千戶賜女樂一部帛六千匹奴婢二百五十口牛羊數千治亳州摠管先是州民王迴洛張季真等聚結亡命每為劫盜前後皆守不能制景山下車逐捕之迴洛季真挺身奔江南擒其黨與數百人皆斬之法令明肅盜賊屏迹稱為大治陳人張景遵以淮南內亂為陳將任蠻奴所攻破其數冊

景山發譙穎兵援之蠻奴引軍而退徵為候正宣帝嗣位從上柱國韋孝寬經略淮南鄭州摠管宇文亮謀圖不執以輕兵襲孝寬孝寬窘迫未得整陣為亮所薄景山率鐵騎三百出擊破之斬亮傳首以功拜亳州摠管高祖為丞相尉迥稱兵作亂榮州刺史宇文胄與迥通謀陰以書諷動景山景山執其使封書詣相府高祖甚嘉之進位上大將軍司馬消難之以鄭州入陳也陳遣將樊毅馬傑等來援景山率輕騎五百馳赴之毅等懼掠居民而還景山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與毅戰於漳口二合皆剋毅等退保甌山鎮其城邑為消難所陷者悉平之拜安州摠管

進位柱國前後賜帛二千匹時桐柏山蠻相聚為亂景山
復擊平之高祖受禪拜上柱國明年大舉伐陳以景山為
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韓延呂哲出漢口遣上開府鄧孝
儒將勁卒四千攻陳甌山鎮陳人遣其將陸綸以舟師來
援孝儒逆擊破之陳將魯達陳紀以兵守湏口景山復遣
兵擊走之陳人大駭甌山池陽二鎮守將皆棄城而遯景
山將齊江會陳宣帝卒有詔班師景山大著威名甚為敵
人所憚後數載坐事免卒于家時年五十五贈梁州總管
賜練千匹謚曰襄子成壽嗣成壽便弓馬起家千牛備身
以上柱國世子拜儀同後為秦王庫真車騎煬帝嗣位徵
為左親衛郎將楊玄感之亂也從刑部尚書衛玄擊之以
功進位正議大夫拜西平通守

源雄

源雄字世畧西平樂都人也祖懷父纂俱為魏隴西王雄
少寬厚偉姿儀在魏起家秘書郎尋加征討將軍屬其父
為高氏所誅雄脫身而遯變姓名西歸長安周太祖見而
器之賜爵隴西郡公後從武帝伐齊以功授開府改封朔
方郡公拜冀州刺史時以突厥寇邊徙雄為平州刺史以
鎮之未幾檢校徐州總管及高祖為丞相尉迴作亂時雄
家累在相州迴潛以書誘之雄卒不顧高祖遣雄書曰公

妻子在鄴城雖言離隔賊徒翦滅聚會非難今日已後不
過數旬之別遲能開慰無以累懷徐部大蕃東南襟帶密
邇吳寇特須安撫藉公英略委以邊謀善建功名用副朝
委也迎遣其將畢義緒授蘭陵席毗陷昌慮下邑雄遣徐
州刺史劉仁恩擊義緒儀同劉弘李琰討席毗悉平之陳
人見中原多故遣其將陳紀蕭摩訶任蠻奴周羅喉樊毅
尋侵江北西自江陵東距壽陽民多應之攻陷城鎮雄與
吳州總管于顛揚州總管賀若弼黃州總管元景山等擊
之悉復故地東潼州刺史曹孝達據州作亂雄遣兵嚴
斬之進位上大將軍拜徐州總管後數歲轉懷州刺史尋

遷朔州總管突厥有來寇掠雄輒捕斬之深為北夷所憚
伐陳之役高祖下冊書曰於戲唯爾上大將軍朔方公雄
識悟明允風神果毅性牧徐方時逢寇逆建旗馬邑安撫
北蕃嘉謀絕外境之虞挺劍息韋韞之望沙漠以北俱荷
威恩呂梁之閉固不懷惠但江淮最爾有陳僭逆令將董
率我旅清彼東南是用命爾為行軍總管往欽哉於是從
業主俊出信州道及陳平以功進位上柱國賜子崇爵端
氏縣伯襲為安化縣伯賜物五千段復鎮朔州二歲上表
乞骸骨徵還京師卒于家時年七十子崇嗣官至儀同大
業中自上黨賈治入為尚書虞部郎及天下盜起將兵討

北海與賊力戰而死贈正議大夫

巨盧勣

巨盧勣字定東昌黎徒河人也本姓慕容燕北地王稱之後也中山敗歸魏北人謂歸義為巨盧因氏焉祖長壽系玄鎮大將父寧柱國太保勣初生時周太祖親幸寧家襁褓慶時遇新破齊師太祖因字之曰定東勣聰悟有器為心愛業國子學署涉文藝魏大統十二年太祖以勣勳臣子封義安縣侯周閔帝受禪授稍伯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改封丹陽郡公世千五百戶明帝時為左武伯中大夫勣自以經業未通請解職遊露門學帝喜勣之勳以本官就學未

幾齊王憲納勣妹為妃恩禮逾厚會武帝嗣位拜邳州刺史未之官渭源燒當羗因飢饉作亂以勣有才略轉渭州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悅服德澤流行大致祥瑞鳥鼠山俗呼為高武隴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羗苦之勣馬足所踐忽飛泉湧出有白鳥翔止廳前乳子而後去又白狼見於襄武民為之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民夷神鳥來翔百姓因號其泉為玉漿泉後丁父艱毀瘁過禮天和二年授邳州刺史襲爵楚國公復徵為天官府司會歷信夏二州總管相州刺史以母憂還京宣帝大象二年拜利州總管進位上大將軍月餘拜柱國高

祖為丞相益州總管王謙作亂勸嬰城固守謙遣其將達奚基高阿那肱乙弗虔等衆十萬攻之起土山鑿城為七十餘穴堰江水以灌之勸時戰士不過二千晝夜相拒經四旬勢漸迫勸於是出奇兵擊之斬數千級降二千八梁睿軍且至賊因而解去高祖遣開府趙仲卿勞之詔曰勸器識優長氣調英遠總馭藩部風化已行巴蜀稱兵奄來圍逼入守出戰大摧凶醜貞節雄規厥功甚茂可使持節上柱國賜一子爵中山縣公開皇二年突厥犯塞以勸為北道行軍元帥以備邊歲餘拜夏州總管上以其家世貴盛勲効克彰甚重之後為漢王諒納勸女為妃恩遇彌厚

嘉靖

一年詔曰上柱國柱國公勸蜀人寇亂之日稱兵犯順固守金湯隱如敵國嘉猷大節其勞已多可食始州臨津縣邑千戶十年以疾徵還京師詔諸王並至勸第中使顧問道路不絕其年卒時年五十五上悼惜者久之特加賜贈鴻臚監護喪事謚曰襄子賢嗣官至顯州刺史大理少卿武賁郎將賢弟毓

毓字道生少英果有氣節漢王諒出鎮并州毓以妃兄為王府主簿從趙仲卿北征突厥以功授儀同三司及高祖崩煬帝即位徵諒入朝諒納諮議王頊之謀發兵作亂毓苦諫不從因謂弟懿曰吾亡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

非爲國也。今且僞從以思後計。毓兄顯州刺史賢言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兇威，不能克遂。臣請從軍，與毓爲表裏。諒不足圖也。帝以爲然，許之。賢密遣家人齎勅書至毓所，與之計議。諒出城將往介州，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毓謂濤曰：漢王構逆，敗不旋踵，吾豈坐受夷滅，孤負家國邪？當與卿出兵拒之。濤驚曰：王以大事相付，何得有是語？因拂衣而去。毓追斬之時，諒司馬皇甫誕前以諫諒被囚。毓於是出誣與之協計，及開府盤石侯宿勤武開府守段承昌儀同成端長孫愷車騎安成侯元世雅原武令皇甫文顥等閉城拒諒，部分未定，有人告諒諒

嘉靖二十

襲擊之。毓見諒至，給其衆曰：此賊軍也。諒攻城南門，毓時遣稽胡守堞。稽胡不識諒，射之箭下如雨。諒復至西門，守兵皆并州人，素識諒，即開門納之。毓遂見害。時年二十六。及諒平，煬帝下詔曰：褒顯名節，有國通規。加等飾終，抑推令典。毓深識大義，不顧姻親，出於萬死，首建奇策，去逆歸順，殉義亡身，追加榮命。宜優恒禮，可贈大將軍，封正義縣公，賜帛二千疋。謚曰愍子。願師嗣尋拜儀同三司。大業初行新令，五等並除。未幾，帝復下詔曰：故大將軍正義愍公毓，臨節能固，捐生殉國，成爲令典。沒世不忘，象賢無墜。德隆必祀，改封雍丘愍侯。復以願師承襲大業，未授千牛左右。

通字平東勣之兄也一名會弘享有器局在周少以父功
賜爵臨真縣侯邑千戶尋授大都督俄遷儀同三司大象
宰宇文護引之令督親信兵改封沃野縣公邑四千七百
戶後加開府歷武賁中大夫北徐州刺史及高祖為丞相
尉迥作逆遣其所署荊州刺史烏丸尼率衆來攻通逆擊
破之賜物八百段進位大將軍開皇初進爵南陳郡公尋
徵入朝以本官典宿衛歲餘出拜定州刺史後轉相州刺
史尚高祖妹昌樂長公主自是恩禮漸隆遷夏州總管洪
州總管所在之職並稱寬惠十七年卒官年五十九謚曰
安有子寬

賀若誼

賀若誼字道機河南洛陽人也祖伏連魏雲州刺史父統
右衛將軍誼性剛果有幹略在魏以功臣子賜爵容城縣
男累遷直閤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尚食典御周太
祖據有關中引之左右嘗使詣杏城屬茹茹種落攜貳屯
於河表誼因譬以禍福誘令歸附降者萬餘口太祖深奇
之賜金銀百兩齊遣其舍人楊暢結好於茹茹太祖恐其
并力為邊境之患使誼聘茹茹誼因啗以厚利茹茹信之
遂與周連和執暢付誼太祖嘉之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略陽公府長史周閔帝受禪除司射大夫改封霸城縣

子轉左宮伯尋加開府後歷靈邵二州刺史原信二州總管俱有能名其兄敦為金州總管以讒毀伏誅坐是免職武帝親總萬機召詎治熊州刺史平齊之役詎率兵出函谷先據洛陽即拜洛州刺史進封建威縣侯齊范陽王高紹義之奔突厥也詎以兵追之戰於馬邑遂禽紹義以功進位大將軍高祖為丞相拜亳州總管馳驛之部西道司馬消難東拒尉迥申州刺史李慧反詎討之進爵范陽郡公授上大將軍開皇初入為右武侯將軍河間王弘北征突厥以詎為副元帥軍還轉左武侯大將軍坐事免歲餘拜華州刺史俄轉敷州刺史改封海陵郡公復轉涇州刺史

時突厥屢為邊患朝廷以詎素有威名拜靈州刺史進位柱國詎時年老而筋力不衰猶能重鎧上馬甚為北夷所憚數載上表乞骸骨優詔許之詎家富於財於郊外構一別廬多植果木每邀賓客列女樂遊集其間卒于家時年七十七子舉襲爵庶長子協官至驃騎將軍協弟祥奉車都尉祥弟與車騎將軍詎兄子弼別有傳

史臣曰于義竇榮定等或南陽姻亞或豐邑舊遊渾屬時來俱宣力用以勞定國以功懋賞保其祿位貽厥子孫析新克荷崇基弗墜盛矣豆盧毓遇屯剝之機亡身殉義陰世師遭天之所廢捨命不渝使夫死者有知足以無愧君

親矣

傳四 隋書三十九 十五

列傳第四

隋書三十九

列傳卷第五

隋書四十

特進臣魏

徵

上

梁士彥

梁士彥字相如，河東武鄉人也。少任俠，不仕州郡。性剛果，喜正人之是非，好讀兵書，頗涉經史。周世以軍功拜儀同三司。武帝將有事東夏，聞其勇決，自扶風郡守除九曲鎮將，進位上開府，封建威縣公。齊人甚憚焉。尋遷熊州刺史。後從武帝拔晉州，進位柱國，除使持節晉絳一州諸軍事，晉州刺史。及帝還後，齊後主親總六軍而圍之，獨守孤城外，無聲援。衆比日震懼，士彥慷慨自若，賊盡斃。攻之樓堞皆

隋書三十九

戰士其甥裴通豫

之高祖未發其妻授晉州刺

史欲觀其意士彦欣然謂昭等曰天也又請讓儀同薛摩兒

為長史高祖從之後論次公卿朝謂高祖公左右執士彦忻

昭等於行間語之曰昭等欲反何敢發此意初猶不伏捕

薛摩兒適至於是盛烈之摩兒具論始末云第二子剛垂

泣苦諫第三子叔諧曰作猛獸要須成斑士彦失色顧謂

摩兒曰汝殺我於是伏誅時年七十二有子五人操字孟

德出繼伯父官至上開府義鄉縣公長寧王府驍騎早卒

剛字永固弱冠授儀同以平尉迎勳加開府擊突厥有功

嘉 裴 建 侯 長 大 將 軍 通 政 縣 公 涇 州 刺 史 士 彦 之 誅 也 以 讓 儀

勇 許 瓜 州 叔 諸 官 至 上 儀 同 賈 平 駱 公 重 騎 將 軍 志 遠 為

安 定 伯 務 為 建 威 伯 皆 坐 士 彦 誅 梁 默 者 士 彦 之 蒼 頭 驍

武 絕 人 士 彦 每 從 征 伐 常 與 默 陷 陣 仕 周 致 位 開 府 開 皇

末 以 行 軍 總 管 從 楊 素 北 征 突 厥 進 位 大 將 軍 漢 王 諒 之

反 也 復 以 行 軍 總 管 從 楊 素 平 之 加 授 柱 國 大 業 五 年

從 煬 帝 征 吐 谷 渾 遇 賊 力 戰 而 死 贈 光 祿 大 夫

三 文 公

字 文 忻 字 伯 樂 本 朔 方 人 世 祖 北 祖 莫 豆 于 魏 安 平 公 父

貴 周 六 司 為 許 國 公 忻 幼 不 事 學 為 兒 童 時 與 群 童 遊 戲

輒 為 部 伍 進 止 行 列 無 不 由 命 有 識 者 見 而 異 之 年 十 二

能左右馳射，統捷若飛，恒謂所加，視以自古名將，唯以韓白
衛霍為美談。吾察其行事，亦足為多矣。若使與僕並時，不令
堅子獨擅高名也。其少小懷憤，如此年十八，從周齊王憲
討突厥，有功，拜儀同三司，賜姓。興國縣公，奉孝寬之鎮，至
望也。以忤驍勇，請與同行，使有戰功，加位開府驃騎將軍。
進爵化政郡公，邑二千。及從武帝伐齊，授晉州齊後主
親馭六軍，兵勢甚盛，帝憚之，欲旋師。忻諫曰：「以陛下之聖
武，棄敵人之荒縱，何往不克。其使齊人更得令主，君臣協
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在也。」今上暗聖，萬兵無聞，志雖有百
萬之衆，實為陛下表耳。」

先勝後賊，帝為賊。

右比日，賊徒挺身而遁，諸將多勸

帝還，忻勃然而進曰：「自

下古晉州，破高緯，乘勝逐北，以

至於此，致令偽主奔波關東，舉自古行兵用師，未有若

斯之盛也。昨日破城將士，扛敵徽，有不利，何足為懷。丈夫

當死中求生，取中取勝，豈有破竹其勢，已成奈何，奔之而

去，帝納其言。日復戰，遂拔晉陽，及齊平，進位大將軍，賜

物千段，尋與高允執破陣將，是明備也。自梁進位柱國，賜

奴婢二百口，除豫州總管。高祖時，與忻情好，甚協及

為丞相，恩寵彌隆。斛迥作亂，以忻為行軍總管，從軍。孝寬

擊之時，兵屯河陽，諸軍莫敢先進。帝令高頊馳驛監軍，與

頑寇謀進取者唯忻而已。迨追子獲盛兵武陟，忻先鋒擊走之。進臨相州，迨遣精甲三千伏於野馬岡，欲邀官軍。忻以五百騎襲之，斬獲甚衆。進一軍橫迴，又拒。忻率奇兵擊破之，直趨鄴下。迨背城結陣，與官軍大戰。官軍不利，時鄴城士女觀戰者數萬人。忻與高顯本、李詢等謀曰：「事急矣，當以權道破之。」於是擊所觀者，大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突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軍復振，齊力急擊之。連軍敗，平鄴城。以功加上柱國，賜奴婢二百口，牛馬羊萬計。高祖顧謂忻曰：「尉迨傾山東之衆，連百萬之師，公以無名無生陣，誡天下之英傑也。」進封英國公，增邑二千。

自是以後，每參帷幄，出入卧内。禪代之際，忻有力焉。後拜右領軍大將軍，恩顧彌重。忻妙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忻所建，在下輒相謂曰：「此必英公法也。」其見推服如此。後改封杞國公。上嘗欲令忻率兵擊突厥，高顯言於上曰：「忻有異志，不可委以大兵。」乃止。忻既佐命功臣，頗經將領，有威名於當世。上由是微忌焉。以譴去官。忻與梁士彥昵狎，數相往來。士彥時亦怨望陰圖不軌。忻謂士彥曰：「帝王豈有常乎？相扶即是。公於蒲州起事，我必從征。兩陣相當，然後連結天下，可圖也。」謀洩，伏誅。年六十四。家口籍沒。忻兄善弘，厚有武藝，任周官至上柱國，許國。

公高祖受禪遇之甚厚拜其子穎為上儀同及忻誅並廢
于家善未幾卒穎至大業中為司農少卿及李密逼東都
叛歸于密忻弟愷別有傳

王誼

王誼字宜君河南洛陽人也父顯周鳳州刺史誼少慷慨
有大志便弓馬博覽群言周閔帝時為左中侍上士時大
冢宰宇文護執政勢傾王室帝拱默無所關預有朝士於
帝側微為不恭誼勃然而進將擊之其人惶懼請罪乃止
自是朝士無敢不肅歲餘遷御正大夫丁父艱毀瘠過禮
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歲餘起拜雍州別駕周讓不許武帝

即位授儀同累遷內史大夫封楊國公從帝伐齊至并州
帝既入城反為齊人所敗左右多死誼率麾下馳雄赴之
帝賴以全濟時帝以六軍挫衄將班師誼固諫帝從之及
齊平授相州刺史未幾復徵為大內史汾州稽胡為亂誼
率兵擊之帝弟越王盛譙王儉雖為總管並受誼節度其
見重如此及平賊而還賜物五千段封一子開國公帝臨
崩謂皇太子曰王誼社稷臣宜處以機密不須遠任也皇
太子即位是為宣帝憚誼剛正出為襄州總管及高祖為
丞相轉為鄭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反高祖以誼為行軍
元帥率四總管討之軍次近郊消難懼而奔陳于時北至

商洛南拒江淮東西二千餘里巴蠻多叛共推渠帥蘭維
州為主維州自號河南王以附消難北連尉迥誼率行軍
總管李威馮暉李遠等分討之旬月皆平高祖以誼前代
舊臣甚加禮敬遣使勞問冠蓋不絕以第五女妻其子奉
業尋拜大司徒誼自以與高祖有舊亦歸心焉及上受禪
顧遇彌厚上親幸其第與之極歡太常卿蘇威立議以為
戶口滋多民田不贍欲減功臣之地以給民誼奏曰百官
者歷世勲賢方蒙爵上一旦削之未見其可如臣所慮正
恐朝臣功德不逮何患人田有不足上然之竟寢威議聞
皇初上將幸岐州誼諫曰陛下初臨萬國人情未洽何用

此行上戲之曰吾昔與公位均羣臣等一朝屈節為臣或當
耻愧是行也震揚威武欲以服公心耳誼笑而退尋奉使
突厥上嘉其稱旨進封對國公未幾其子奉孝卒踰年誼
上表言公主少請除服御史大夫楊素劾誼曰臣聞喪服
有五親踈異節送制有四降殺殊文王者之所常行故曰
不易之道也是以賢者不得踰不肖者不得不及而儀同
王奉孝既尚蘭陵公主奉孝以去年五月身喪始經一周
而誼便請除穉縗以鉅曰王姬終成下嫁之禮公則主之
猶在移天之義况復三年之喪自上達下及暮禫服在禮
未詳然夫婦則人倫攸始喪紀則人道至大苟不重之取

笑君子故鑽燧改火責以君喪之速朝祥暮歌謾以志哀
卓然詎雖不自彊爵位已重欲為無禮其可得乎乃薄俗
傷教為父則不慈輕禮易喪致婦於無義若縱而不正恐
傷風俗請付法推科有詔勿治然恩禮稍薄詎頗怨望或
告詎謀反上令案其事主者奏詎有不遜之言實無反狀
上賜酒而釋之詎時上柱國元諧亦頗失意詎數與相往
來言論醜惡胡僧告之公卿奏詎大逆不道罪當死上見
詎愴然曰朕與公稚時為同學其相憐故將奈國法何於是
下詔曰詎有周之世早豫人倫朕共游庠序遂相親好然
性懷險薄巫覡盈前鬼言怪語稱神道聖朕受命之初深

存誠約口云改悔心實不悛乃詔曰天王神道詎應受命
書有詎讖天有詎星桃鹿二川岐州之下歲在辰巳興帝
王之業密令卜問伺殿省之災又詭其身是明王信用左
道所在誣誤自言相表當王不疑此而赦之將或為亂禁
暴除惡宜伏國刑上復令大理正某結謂詎曰時命如此
將若之何於是賜死於家時年四十六

元諧

元諧河南雒陽人也家代貴盛諧性豪俠有氣調少與高
相同受業於國子其相友愛後以軍功累遷大將軍及高
祖為丞相引致左右諧白高祖曰公無黨援聲言如水間一

堵墻大危矣公其勉之尉迥作亂遣兵寇小鄉令諸擊破
之及高祖受禪上顧諧笑曰水間墻竟何如也於是賜
宴極歡進位上大將軍封樂安郡公邑千戶奉詔參修律
令時吐谷渾寇涼州詔諧為行軍元帥率行軍撫管賀婁
于幹郭遂元浩等步騎數萬擊之上勅諧曰公受朝寄摠
兵西下本欲自寧疆境保全黎庶非是貪無用之地害荒
服之民王者之師意在仁義渾賊若至界首者公宜曉示
以德臨之以教誰敢不服也時賊將定城王鍾利房率騎
三千度河連結党項諸率兵出割州趣青海邀其歸路吐
谷渾引兵拒諧相遇於豐利山賊鐵騎二萬與諧大戰諧

擊走之賊駐兵青海遣使天子可博汗以勁騎五萬來掩
官軍諧逆擊敗之追奔三十餘里俘斬萬計虜大震駭於
是移書諭以禍福其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率其所
部來降上大悅下詔曰褒善疇庸有聞前載諧識用明達
神情警悟文規武畧譽流朝野申威拓土功成疆場深謀
大節實簡朕心加禮延代宜隆賞典可柱國別封一子縣
公諧拜寧州刺史頗有威惠然剛愎好排詆不能取媚於
左右嘗言於上曰臣心事主不啻取人意上曰宜終此
言後以公事免時上柱國王詔有功於國與諧俱無任用
每相往來胡僧告諧誑謀反上按其事無逆狀上慰諭而

釋之未幾誼伏誅諸漸被踈忌然以龍潛之舊每預朝請
恩禮無虧及上六宴百寮諸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臣請突
厥可汗為候正陳叔寶為令史上曰朕平陳國以伐罪弔
人非欲誇誕取威天下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
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諸默然而退後數歲有
人告諸與從弟上開府滂臨澤侯田鸞上儀同祁緒等
謀反上令案其事有司奏諸謀令祁緒勒党項兵即斷巴
蜀時廣平王雄左僕射高熲二人用事諸欲諧去之云左
執法星動已四年矣狀一奏高熲必死又言太白犯月光
芒相照主殺大臣揚雄必當之諧嘗與滂同謁上諧私謂
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因令滂望氣滂曰彼雲似鐘
狗走鹿不如我輩有福德雲上天怒諧滂竊為縉並伏誅
沒其家

王世積

王世積聞熙新國人也父雅周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出
積容貌魁岸腰帶十圍風神爽拔有傑人之表在周有軍
功拜上儀同封長子縣公高祖為丞相尉迥作亂從韋孝
寬擊之每戰有功拜上大將軍高祖受禪進封襄陽郡公
高熲美其才能甚善之嘗密謂熲曰吾輩俱周之臣子社
稷淪滅其若之何熲深拒其言未幾授蘄州摠管平陳之

役以舟師自蘄水趣九江與陳將紀瑱戰於蘄口大破之
既而晉王廣已平丹楊世積於是移書告諭遣千金公權
始瑋魯象新蔡陳江州司馬黃德棄城而遁始瑋入據其
城世積繼至陳諒章太守徐瑤廬陵太守蕭廉潯陽太守
陸仲容巴山太守王誦太原太守馬顯齊昌太守黃正始
安成太守任瓊等及鄱陽臨川守將並詣世積陰以功進
位柱國荊州總管賜絹五千段加之寶帶邑三千戶後數
歲桂州人李光仕作亂世積以行軍總管討平之上遣都
官負外郎辛凱卿馳勞之及還進位上柱國賜物二千段
上甚重之世積見上性忌刻功臣多獲罪由是縱酒不與

執政言及時事上以為有酒狂言宮內令醫曹者療之世
積詭稱疾愈始得就第及起遼東之役世積與漢王並為
行軍元帥至柳城遇疾疫而還拜涇州總管令騎士七百
人送之官未幾其親信安定皇甫孝諧有罪吏捕之亡抵
世積世積不納由是有憾孝諧竟配防桂州事總管令狐
熙熙又不之禮甚困窮因傲幸上變稱世積嘗令道人相
其貴不道人答曰公當為國主謂其妻曰夫人當為皇后
又將之涼州其所親謂世積曰河西天下精兵處可以圖
大事也世積曰涼州土曠人稀非用武之國由是被徵入
朝按其事有司奏左衛大將軍元曼右衛大將軍元胄左

僕射高祖並與世積交通受其名馬之贈世積亮坐誅
雷等免官拜孝諧為上大將軍

虞慶則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也本姓魚其先仕於赫連氏遂家靈武代為北邊豪傑父祥周靈武太守慶則幼雄毅性倜儻身長八尺有膽氣善鮮卑語身被重鎧帶兩鞬左右馳射本州豪俠皆敬憚之初以弋獵為事中便折節讀書嘗慕傅介子班仲升為人仕周釋褐中外府行參軍稍遷外兵參軍事襲爵沁源縣公宣政元年授儀同大將軍除并州總管長史二年授開府時稽胡數為反叛越王盛內史下

大夫高祖討平之將班師頗與盛謀須文武幹畧者鎮渴之表請慶則於是即拜石州總管以有威惠境內清肅稽胡慕義而歸者八千餘戶開皇元年進位大將軍遷內史監吏部尚書京兆尹封彭城郡公營新都總監二年冬突厥入寇慶則為元帥討之部分失所士卒多寒凍墮指者千餘人偏將達奚長儒率騎兵二千人別道邀賊為虜所圍其急慶則案營不救由是長儒孤軍獨戰死者十八九上不之責也尋遷尚書右僕射後突厥主攝圖將內附請一重臣充使於是上遣慶則詣突厥所攝圖恃彊初欲充禮慶則責以往事攝圖不服其介長孫晟又說諭之攝圖

及第葉護皆拜受詔因即稱臣朝貢請永為藩附初慶則
出使高祖勅之曰我欲存立突厥彼送公馬但取五三匹
攝圖見慶則贈馬千匹又以女妻之上以慶則勳高祖無
所問授上柱國封魯國公食任城縣千戶詔以彭城公迺
授第二子義高祖平賊之後幸晉王第置酒會群臣高祖
等奉觴上壽上因曰高祖平江南虜慶則降突厥可謂成
功矣楊素曰皆由至尊威德所被素則曰揚素前出兵武
牢破石若非至尊威德亦無克理上與互相長短御史欲
彈之上曰今日計功為樂宜不須劾上觀群臣宴射
進曰臣蒙資酒食今盡樂御史在側怒醉而被彈上賜

吏酒因遣之出慶則奉觴上壽極歡上謂諸公曰飲此酒
願我與諸公等子孫常如今日世守富貴九年轉為右衛
大將軍尋改為右武侯大將軍開皇十七年嶺南人李贖
據州反高祖議欲討之諸將二三請行皆不許高祖顧謂
慶則曰位居宰相爵乃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
則拜謝恐懼上乃遣焉為桂州道行軍總管以婦弟趙什
柱為隨府長史什柱先與慶則愛妾通恐事彰乃宣言曰
慶則不欲此行遂聞於上先是朝臣出征上皆宴別禮賜
遣之及慶則南討辭上上色不悅慶則由是怏怏不得志
暨平贖至潭州臨桂鎮慶則觀眺山川秋勢曰此誠峻固

加以足糧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遂使什柱馳詣京奏事
觀上顏色什柱至京因告慶則謀反上案驗之慶則於是
伏誅拜什柱為柱國慶則子孝仁幼豪俠任氣起家拜儀
同領晉王親信坐父事除名煬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授候
衛長史兼領金谷監禁苑有巧思頗稱旨九年伐遼授都水
丞充使監運頗有功然性奢華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而
自給十一年或告孝仁謀圖不軌遂誅之其弟澄道東宮
通事舍人坐除名

元宵

元宵河南洛陽人也魏昭成帝之六代孫祖順魏濮陽王

父雄武陵王曹少英果多武藝美鬚眉有不可犯之色周
齊王憲見而壯之引致左右數從征伐官至大將軍高祖
初被召入將受顧託先呼曹次命陶澄並委以腹心恒宿
卧內及為丞相每典軍在禁中又引弟威俱入侍衛周趙
王招知高祖將遷周鼎乃要高祖就第趙王引高祖入寢
室左右不得從唯楊弘與曹兄弟坐於戶側趙王謂其二
子負貫曰汝當進瓜我因刺殺之及酒酣趙王欲生變以
佩刀子刺瓜連啗高祖將為不利曹進曰相府有事不可
久留趙王訶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為者叱之使却曹腹
目憤氣扣刀入衛趙王問其姓名曹以實對趙王曰汝非

昔事齊王者乎誠壯士也因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趙王偽吐將入後閣曹恐其為變扶令上坐如此者再三趙王稱喉乾命曹就厨取飲曹不動會滕王道後至高祖降階迎之曹與高祖耳語曰事勢大異可速去高祖猶不悟謂曰彼無兵焉復何能為曹曰兵焉悉他家物一先下手大事便去曹不辭死死何益耶高祖復入坐曹聞屋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高祖下牀趣而去趙王將追之曹以身蔽穴王不得出高祖及門曹自後而至趙王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及誅趙王賞賜不可勝計高祖受禪進位上柱國封武陵郡

公邑三千六百拜左衛將軍尋遷右衛大將軍高祖從容曰保護朕躬成此基業元曹功也後數載出為豫州刺史歷臺浙二州刺史時突厥屢為邊患朝廷以曹素不威名拜靈州總管北夷其憚焉後復徵為右衛大將軍親顧益密嘗正月十五日上與近臣登高時曹下直上令馳召之及曹見上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勝朕也賜宴極歡晉王廣每致禮焉房陵王之廢也曹豫其謀上正窮治東宮事左衛大將軍元嬰苦諫楊秀乃譖之上大怒執嬰於伏曹時當直不去因奏曰臣不下直者為防元嬰耳復以此言激怒之上遂誅嬰賜曹帑千匹蜀王秀之得罪曹坐

與交通除名煬帝即位不得調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嶺南將軍立和亦以罪廢曹與和有舊因數從之遊嘗酒酣謂和曰上官政壯士也今徙嶺表得無大事乎因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明日奏之甯竟坐死於是徵政為驍衛將軍拜和代州刺史

史臣曰昔韓信怨楚下之期則項王不滅英布無淮南之舉則漢道未隆以二子之勲庸咸憤然而類殘況乃無古人之殊績而懷悖逆之心者乎梁士彥字文忻皆一時之壯士也遭雲雷之會並以勇畧成名遂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將生厲階求逞其欲及茲顛隳自

取之也王誼元諧五積震慶則元宥或契闊艱厄或綢繆恩舊將安將樂漸見遺忘內懷怏怏矜伐不已雖時主之刻薄亦言語以速禍乎然高祖佐命元功鮮有終其天命配享清廟寂寞無聞斯蓋章創帝圖事出權道之異同心故久而逾薄其牽牛蹊田雖則有罪奪之非道能無怨乎皆深文巧詆致之刑辟高祖沉猜之心固已甚矣求其餘慶亦亦難哉

列傳卷第六

附書四十一

特進 臣魏

徵

上

高頴

高頴字昭玄一名敏自云渤海蓆人也父宿晉齊歸周大
 司馬獨孤信引為參佐時
 文獻皇后以質父之政文
 史及頴貴贈禮部尚書勅
 史尤善詞令初孩時家
 中父老曰此家當買人
 帝時魏爵武陽縣伯除內
 史上士尋遷下大夫以平齊功

姓獨孤氏及信被誅妻子徙蜀
 每往來其家宿後官至都州刺
 海公頴少明敏有器局略涉書
 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望
 年十七周齊王憲引為記室武

拜開府尋從越王... 疆明又習兵事多... 意頰承旨欣然曰... 族於是為相府司... 踈高祖彌屬意於... 步騎公萬進屯武... 先進高祖以諸將... 時頰又見劉昉鄭... 頰頰受命便發遣... 軍為橋於沁水賊... 州叛胡平之高祖... 欲引之入府遣邢... 馳縱令公事不成... 史鄭譚司馬劉昉... 心齊尉迥之起兵... 公韋孝寬擊之軍... 崔仲方監之仲方... 去意遂自請行深... 云忠孝不可兩兼... 縱大棧頰預為木... 縱大棧頰預為木...

度焚橋而戰大破... 詢等設策因平尉... 進位柱國改封義... 禪拜尚書左僕射... 上每呼為獨孤而... 威上欲成其美聽... 推舉吾聞進賢受... 左衛大將軍本官... 及還賜馬百餘匹... 頰每坐朝堂北槐... 聽事其樹不依行... 聽事其樹不依行...

之上特命勿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又拜左領軍大將軍餘官如故母憂去職旬起令視事頰流涕辭讓優詔不許開皇二年長孫晟等伐陳令頰節度諸軍會陳宣帝薨頰以禮下代喪奏請班師蕭巖之叛也詔頰緩集江漢其得人和十嘗問頰取陳之策頰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熟小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御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以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積皆非地空憂喜也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

不出數年自可財力稍盡上行其策是陳人益蔽九年晉吳廣大舉伐陳以頰為元師長史二軍諮議皆取斷於頰及陳平晉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頰曰武王滅陳戮其姐也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及軍還以功加授上柱國進爵齊國公賜物九千段定食千五百縣千五百戶上因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間也頰又遜位詔曰公識鑒通遠益大略優深出參戎律廓清淮海入司禁旅實委心腹自朕受命常典機衡竭誠陳力心迹俱盡此則天降良輔翊贊朕躬幸無詞弗與也其優獎如此是後右衛將軍龐晃及將軍于盧

賈等前後短頰於上上怒之皆被疎黜因謂頰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未幾尚書都事姜暉楚州行參軍李君才並奏稱水旱不調罪由高頰請廢黜之二人俱得罪而去親禮逾密上幸并州留頰君守及上還京賜縑五千匹復賜行宮一所以為莊舍其夫人賀拔氏罹疾中使顧閎絡繹不絕上親幸其第賜錢百萬絹萬匹復賜以千里馬上嘗從谷命頰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頰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荊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軍論功帝大笑時論嘉其有讓尋以其子表仁取太子勇女前後賞賜不可勝計時笑惑入太微犯左執法術者

劉暉私言於頰曰天文不利宰相可修德以禳之頰不自安以暉言奏之上厚加賞其尉突厥犯塞以頰為元帥擊賊破之又出白道進圍入請遣使請兵近臣緣此言頰欲反上未有言頰亦破賊而還時太子勇失愛於上潛有廢立之意謂頰曰晉王妃有神馮之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頰長跪曰長幼有序其可廢乎上默然而止獨孤皇后知頰不可奪陰欲去之初夫人卒后言於上曰高漢射老矣而喪夫人陛下何能不為之娶上以后言謂頰頰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之後唯齋居讀佛經而已雖陛下垂哀之深至於納三拜臣所願上乃止至是頰愛妾產男上聞

之極歡后其不悅上問其故后曰陛下當復信高頴邪始
陛下欲為頴妻頴心存愛妾而欺陛下今其詐已見陛下
安得信之上由是疎頴會議伐遼東頴固諫不可上不從
以頴為九師長史從漢王征遼東遇霖潦疾疫不利而還
后言於上曰頴初不欲行陛下彊遣之妾固知其無功矣
又上以漢王年少專委軍於頴頴以任寄隆重每懷至公
無自疑之意諫所言多不用甚銜之及還諫泣言於后曰
兒幸免高頴所殺上聞之彌不平俄而上柱國王世禎以
罪誅當推敷之際乃有宮禁中事云於頴處得之上欲成
頴之罪聞此大驚上柱國賀若弼兖州總管宇文弼刑

部尚書薛胄民部尚書斛律孝卿兵部尚書柳述等明頴
無罪上逾怒皆以之屬吏自是朝臣莫敢言者頴竟坐免
以公就第未幾上幸秦王後第召頴侍宴頴歎欷悲不自
展獨召皇后亦對之泣左右皆流涕上謂頴曰朕不負公
公自負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頴勝兒子雖或不見常似
目前自其解落頓然志之如本無高頴不可以身要君自
云第一也頃之頴國令上頴陰事緝其子表仁謂頴曰司
馬仲達初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公遇此焉知非福於是
上大怒囚頴於內史省而鞫之憲司復奏頴他事云沙門
真淨嘗謂頴云明年國有大喪在令暉復云十七十八年

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過上聞而益怒顧謂群臣曰帝
 王豈可力求孔子以大聖之才作法垂世寧不欲大位邪
 天命不可耳頰與子言自比晉帝此何心乎有司請斬頰
 上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世積如更誅頰天下其謂
 我何於是除名為民頰初為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
 極但有一斫頭耳爾宜慎之頰由是常恐禍變及此頰歡
 然無恨色以為得免於禍煬帝即位拜為太常時詔取周
 齊故樂人及天下散樂頰奏曰此樂久廢今若徵之恐無
 識之徒棄本逐末遞相教習帝不悅帝時侈靡聲色滋甚
 又起長城之役頰甚病之謂太常丞李懿曰周末元以好

樂而工殷鑒不遠安可修爾時帝遇故良可汗恩禮過厚
 頰謂太府卿何稠曰此虜男頰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為
 後患復謂觀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有人奏之帝以
 為謗訕朝政於是下詔誅之諸子從邊頰有文武大畧明
 達世務及蒙任寄之後竭誠盡節進引真良以天下為已
 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等皆頰所推薦各盡其用為一
 代名臣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
 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治致升平頰之力也論者以為真宰相
 及其被誅天下莫不傷惜至今稱冤不已所有奇策密
 謀及損益時政頰皆削藁世無知者其子盛道官至吉州

刺史徙柳城而卒次弘德封應國公晉王府記室次表仁封勃海郡公徙蜀郡

蘇威

蘇威字無畏京兆武功人也父綽魏度支尚書威少有至性五歲喪父哀毀有若成人周太祖時龍巖爵美陽縣公仕郡功曹大冢字宇文護見而禮之以其女新興主妻焉見護專權恐禍及已逃入山中為叔父所逼卒不獲免然威每屏居山寺以諷讀為娛未幾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懷道縣公武帝親饗尚機拜稍伯下大夫前後所授並辭疾不拜有從父妹者適河南元雄雄先與突

厥有隙突厥入朝請雄及其妻子將甘心焉周遂遣之威曰夷人昧利可以賂動遂標賣田宅整家所有以贖雄論者義之宣帝嗣位就拜開府高祖為丞相高祖屢言且賢高祖亦素重其名召之及至引入卧内與語大悅居月餘威聞禪代之議遁歸田里高祖請追之高祖曰此不欲預置事且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贈其父為和國公邑三千六百戶威襲焉俄兼納言民部尚書威上表陳讓詔曰舟大者任重馬駿者遠馳以公有素人之才無辭多務也威乃止初威父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統之法頗稱為重饒而歎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準法也後之君

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為已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
輕典上悉從之漸見親重與高頴參掌朝政威見宮中以
銀為慢鉤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諭上上為之改容彫飾舊
物悉命除毀上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閣進諫不納上怒
甚將自出斬之威當上前不去上避之而出威又遮止上
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於是賜
馬二匹錢十餘萬尋復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本官
悉如故治書侍御史梁毗以威領五職安繁憲劇無舉賢
自代之心抗表劾威上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舉賢
有關何遽迫之顧謂威曰用之則行舍之則廢唯我與爾

有是夫因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
威何以行其道揚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
非威之匹也蘇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其見重
如此未幾拜刑部尚書解少保御史大夫之官後京兆尹
廢檢校雍州別駕時高頴與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無不
籌畫之故革運數年天下稱治俄轉民部尚書納言如故屬
山東諸州民餓上令威賑卹之後二載遷吏部尚書歲餘
兼領國子祭酒隋承戰爭之後憲章踳駁上令朝臣釐改
舊法為一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為能九年拜
尚書右僕射其年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上勅威曰公德

行高人情寄殊重天孝之道蓋同俯就必須抑割為國惜
身朕之於公為君為父宜依朕旨以禮自存未幾起令視
事固辭優詔不許明年上幸并州命與高頴同總留事俄
遣詣行在所使決民訟威子變少有盛名於天下引致賓
客四海士大夫多歸之後議樂事變與國子博士何安各
有所持於是變安俱為一議使百寮署其所同朝廷多附
威同變者十八九安志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為昨
暮兒之所屈也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
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正人即李同和等共為朋黨省中呼
王弘為世子李同和為必言一人如威之子弟也復言威

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徹肅等罔冒為官又國子學請蕩陰
人王孝逸為書寫博士威屬盧愷以為其附參軍上令蜀
王秀上柱國禮慶則等雜治之事皆驗上以宋書謝晦傳
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惶懼免冠頓首上曰謝已晚矣於
是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
未幾上曰蘇威德行著但為人所誤耳命之通籍歲餘復
爵邳公拜納言從祠八山坐不敬免俄而復位上謂群臣
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很戾不
切世要求名太甚欲已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尋令
持節巡撫江南得以便宜從事過會稽踰五嶺而還時突

敬都監可汗屢為邊患復使威至可汗所與結和親可汗
即遣使獻方物以勤勞進位大將軍仁壽初復拜尚書右
僕射上幸仁壽宮以威總留後事及還御史奏威職事
多不理請推之上怒詰責威威拜謝上亦止後上幸仁壽
宮不豫皇太子自京師來侍疾詔威留守京師煬帝嗣位
加上大將軍及長城之役威諫止之高熲賀若弼等之誅
也威坐與相連免官歲餘拜魯郡太守俄乃還參預朝政
未幾拜太常卿其年征吐谷渾進位左光祿大夫帝以
威先朝舊臣漸加委後歲餘復為納言與左翊衛大將
軍宇文述黃門侍郎矩御史大夫裴蘊內史侍郎虞世

基參掌朝政時人稱五貴及遼東之役以本官領左武
衛大將軍進位光祿大夫賜爵房陵侯其年進封房公威
以年老上表乞骸骨上不許復以本官參掌選事明年從
征遼東領右禦衛大將軍楊文感之反也帝引威帳中懼
見於色謂威曰此小兒聰明得不為患乎威曰夫識是非
審成敗者乃所謂聰明文感蠢昧非聰明者必無所慮但
恐寢成亂階耳威見勞役不息百姓思亂微以此諷帝帝
竟不寤從還至涿郡詔威安撫關中以威孫尚書長保
為副其子鴻臚少卿慶先為關中簡默人侯一家三人俱
奉使關右三輔榮之歲餘帝下手詔曰士以素澹丹紫莫

能逾其質松表歲寒霜雪莫能凋其采可謂溫仁勁直性
之然乎房公威器懷溫裕識量弘雅早居端揆備悉國章
先皇舊臣朝之宿齒棟梁社稷弼諧朕躬守文奉法卑身
率禮昔漢之二傑輔惠帝者蕭何周之十亂佐成王者邵
奭國之寶器其在得賢象變公階具瞻斯允雖復事藉論
道終期獻替銓衡時務朝寄為重可開府儀同三司餘並
如故威當時見尊重朝臣莫與為比後從幸鴈門為突厥
所圍朝廷危懼帝欲輕騎潰圍而出威諫曰城守則我有
餘力輕騎則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之主何宜輕脫帝乃止
突厥俄亦解圍而止車駕至太原威三奏帝曰今者盜賊

不止士馬疲敝願陛下還京師深根固本為社稷之計帝
初然之竟用宇文述等議遂徙東都時天下大亂威知帝
不可改意其患之屬帝問侍臣盜賊事宇文述曰盜賊信
少不足為虞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於殿柱帝呼威而問之
威對曰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患其漸近帝曰何謂也威
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者近在滎陽汜水帝不悅而罷尋
屬五月五日白寮上饋多以珍翫威獻尚書一部微以諷
帝帝彌不平後復問伐遼東事威對願赦群盜遣討高麗
帝益怒御史大夫裴蘊希旨令白衣張行本奏威首在高
陽典選濫授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其事及獄

成下詔曰威立性朋黨好為異端懷挾詭道傲幸名利誣
 訶律令謗訕臺省昔歲薄伐奉述先志允預切問各盡曾
 臆而威不以開懷遂無對命廢沃之道其若是乎資敬之
 義何其甚薄於是除名為民後月餘有人奏威與突厥陰
 圖不軌者大理簿責威威自陳奉事二朝三十餘載精誠
 微淺不能上感咎疊屢彰罪當萬死帝憫而釋之其年從
 幸江都宮帝將復用威裴蘊與世基奏言昏老羸疾帝乃
 止字文化及之弒逆也以威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化及敗歸於李密未幾密敗歸東都越王侗以為上柱國
 邴公王充僭號署太師威自以隋室舊臣遭逢喪亂所經

之處皆與時消息以求容免又大唐秦王平王充坐於東
 都閭闔門內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王遣人數之曰
 公隋朝宰輔政亂不能一語遂令品物塗炭君弒國亡見
 李密王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也尋歸長安
 至朝堂請見又不許卒於家時年八十八威治身清儉以
 廉慎見稱每至大議惡人異己雖或小事必固爭之時人
 以為無大臣之體所修格令章程並行於常世然頗傷苛
 碎論者以為非簡久之法久太業末年尤多征役至於論
 功行賞威每承望風言輒張其事時群盜蜂起郡縣有表
 奏請闕者又訶詰使人令減賦數故出師攻討多不克捷

由是為物議所譏子嬰

嬰字伯尼小聰敏有口辯八歲誦詩書兼解騎射年十三從父至尚書省與安德王雄馳射賭得雄駿馬而歸十四詣學與諸儒論議詞致可觀見者莫不稱善及長博覽羣言尤以鍾律自命初不名嬰其父改之頗為有識所哂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甚奇之素每戲感曰楊素無兒蘇嬰無父後與沛國公鄭譯國子博士何妥議樂因而得罪議寢不行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數載遷太子舍人後加武騎尉仁壽末詔天下舉達禮樂之源者晉王昭時為雍州牧舉嬰應之與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詣見高祖為

謂侍臣唯此一入稱吾所舉於是拜晉王友煬帝嗣位遷

太子洗馬轉司朝謁者以父免職嬰亦去官後歷尚書職

方郎燕王司馬遼東之役嬰領宿衛以功拜朝散大夫時

帝方勤遠畧蠻夷朝貢前後相屬帝嘗從容謂宇文述虞

世基等曰四夷率服觀禮垂夏鴻臚之職須歸令均靈有

多才藝美容儀可以接對賓客者為之乎咸以嬰對帝然

之即日拜鴻臚少卿其年同昌王翹伯雅來朝朝廷妻以

公主嬰有雅望令王婚焉其後弘化延安等數郡盜賊蜂

起所在屯結嬰奉詔巡撫關中突厥之圍雁門也嬰領城

東面嬰為弩樓車箱獸一夕而就帝見而善之以功

進位通議大夫坐公事除名為長復丁母憂不勝哀而卒

時年四十九

史臣曰齊公霸圖伊始早預經綸魚水宜符風雲之感正身直道弼諧興運心同契合言聽計從東夏克平南國底定參謀帷幄決勝千里高祖既復禹迹思布堯心舟楫是寄鹽梅斯在兆庶賴以康寧日察資而輯睦年將二紀人無間言屬高祖將廢儲宮由由信而得罪逮煬帝方逞淳後以忤時而受戮若使遂無恙豐克終歎美雖未可參蹤稷契足以方駕蕭曹繼之實難惜矣魏公周道云季方事幽貞隋室龍興首應班命綱維任遇窮極榮寵又處機衡

多所損益罄竭心力知無不為志尚清儉非弘曠好同惡異有乖直道不存易簡未列通德歷事二帝三十餘年雖廢黜當時終稱遺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情均衆庶于違汝弼徒聞其語疾風勁草未見其人禮命關於興亡抑亦此之由也變志識流敏力雅可稱若天假之年足以不虧堂構矣

史臣曰

列傳卷第六

隋書四十一



